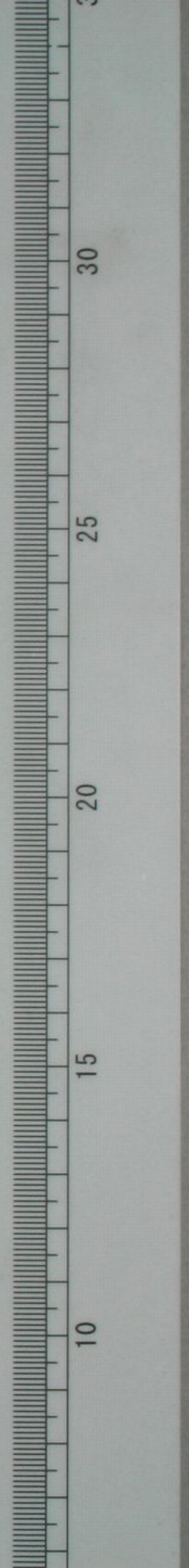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
14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五

禮記注疏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

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外朝朝

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難
疏小司至立君○釋曰外乃且反適丁歷反蕘而招反
司寇既為副貳長官亦與朝士同掌之耳故云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者案下文羣吏並在內而此經獨云致萬民者但羣吏在朝是常萬民不合在朝惟在大事及疑獄乃致之故特言之也○注外朝至庶人○釋曰外朝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也云國危謂有兵寇之難者謂鄰國來侵伐與國為難者也云國遷謂徙都改邑也者謂王國遷徙若殷之盤庚遷般之類若遷卿大夫都邑不在詢限云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者冢適雙言案內則而言謂適后所生最長者

為冢若無冢適后所生次冢以下為適則適者非一若無適則於衆妾所生擇立之衆妾所生非一是以須與衆人共詢可否此三者皆採衆心衆同乃可依用也先鄭引詩及書者證致萬民之意也

其位王南鄉二

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

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

鄉大夫在公後○鄉許亮反長丁丈反見賢遍反

公後○釋曰素射人及司士孤位皆西方東面北上今此獨

在東方西面從羣臣之位者孤無職尊之如賁恒在西但此

三詢之朝即朝士所掌之位案朝士外朝云左九棘孤御大

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

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以此故知孤從羣臣之

位三公北面者案郊特牲君之南鄉蒼陽之義也臣之北面

蒼君也三公臣中之尊北面屈之蒼君之意知鄉大夫在公

後者以州長衆鄉之屬在公後又二鄉公一人明鄉大夫亦

在公後可知也每鄉大夫

皆別命鄉為之六鄉別也

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

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也輔志者尊王賢明也○擯兵刃反注

青庚疏

小司寇至弊謀○釋曰云以敘進者案小宰六叙皆

先尊後卑則此言以敘進謂先公卿以次而下○

注擯謂至明也○釋曰此既在朝立定而問之明擯者無別

推見之禮故知以次一一揖之使前問之云輔志者尊王賢

明也者專欲難成捨已稽衆聖人無心以百姓

心為心今能以衆輔成已志是尊王賢明者也

以五刑聽

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

之讀書則用灋

附猶著也故書附作付訊言也用情

理言之異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

之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

焉鄭司農云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訊音信

盡津忍反疏

以五至用法○釋曰云附于刑用情訊之者

鞫九六反疏

以因所犯罪附於五刑恐有枉濫故用情訊也

問之使得真實云至于旬乃弊之者緩刑之意欲其欽慎也

云讀書則用法者謂行刑之時當讀刑書罪狀則用法刑之

囚之要辭行刑之時
讀已乃論其罪也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為
獄吏養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
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為大夫
之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嚴子為坐
士榮為大理。為治于偽反咺况阮反鍼其廉反嚴劉音莊
左傳作莊案漢書疏注為治至大理。釋曰古者取囚要
明帝名莊改為嚴疏辭皆對坐治獄之吏皆有嚴威恐獄
吏養尊者故不使命夫命婦親坐若取辭之時不得坐當使
其屬或子弟代坐也引喪服傳者喪服經有大夫命婦子夏
傳解之云大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者也今此云命夫者其
男子之為大夫者誤當以彼為正云春秋傳者左氏僖二十
八年衛侯坐殺弟叔武元咺訴於晉晉使人斷之引之者證
命夫命婦不身坐獄訟之事若然元咺甯子鍼莊子皆大夫
得坐訟者大夫身不得與士坐訟若兩大夫或代君皆得坐
無嫌只是衛侯不得坐使莊子與元咺對坐也若然觀此文
命夫命婦惟據大夫不通士案內宰云佐后使治外內命婦
先鄭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後鄭云士妻亦為命婦又閭人
云凡外內命夫命婦注內命夫卿大夫士之在官中者如是
士及士妻亦得為命夫命婦者彼皆據王臣而言王之士有

三命二命一命皆得王命此文兼諸侯臣子男士則
不命以是此文命夫命婦惟據大夫為文不通士也
凡王
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鄭司農云刑諸甸師氏禮記曰

疏注鄭司至兄弟。釋曰此因上論斷獄之事故說王之
刑諸甸師氏故甸師云王之同族有辜則死刑焉是也必於

甸師者甸師掌耕耨王籍其場上多屋就隱處刑之引禮記
者文王世子文彼據諸侯法云刑于隱者謂就屋中云不與
國人慮兄弟者若在市朝刑殺國人見之亦謀慮兄弟是與
也天子之禮亦然故引為證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

民情疏以五至民情。釋曰案下五事惟辭聽一是聲
故也案呂刑云惟貌有稽在獄定之後則此五聽亦一曰

辭聽疏觀其出言。注觀其至則煩。釋曰直則言要理
在要辭定說恐其濫失更以五聽觀之以求民情也
一曰

二曰色聽疏觀其顏色不直則疏日理直則顏色有厲

理曲則顏色愧赧小爾雅云不直失節謂三日氣聽觀

之慙愧面慙曰赧心慙曰慙體慙曰悛三日氣聽觀

氣息不直則喘疏注觀其至則喘釋曰虛本心知四

○喘昌衰反疏注觀其至則喘釋曰虛本心知四

日耳聽則觀其聽聆不直疏注觀其至則喘○釋曰尚書

日拙觀其事直聽物明五日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

審其理不直聽物致疑疏注觀其至則喘釋曰目為心視視由

無不反作旄同疏注觀其至則喘釋曰目為心視視由

乃眠以八辟麗邦濼附刑罰辟法也杜子春讀麗

亂以八辟麗邦濼附刑罰辟法也杜子春讀麗

附日月麗乎天故書疏以八至刑罰釋曰案曲禮云刑

議輕重不在刑書若然此八辟為不在刑書若有罪當議

以其罪乃附刑法而附于刑罰也注辟法至者也○釋曰

破子春為羅若作羅則入羅網當在刑書何須更議之也後

鄭以不在刑書故須議議訖乃附刑法易曰日月麗于天但

天自然無形而得附著者天者自然之氣日月本在虛空而

附自然之氣故一曰議親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宗

得為附著也疏注鄭司至是也釋曰親謂五屬之內及外親有服者皆是

議限親不假貴故親賢能及功勤若貴亦不假餘賢能之等

各據一邊則得入議假令既一曰議故之辟故謂舊知

有親兼有餘事亦不離議限二曰議故之辟故謂舊知

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疏注故謂至不偷釋曰此故舊

○偷他侯反徐吐豆反疏據王為言是以大宗伯注故舊

朋友謂其在學者若伐木詩亦是故友之類先鄭引論語故

舊不遺則民不偷言民不偷上行下效亦據人君而說故引

為證議三曰議賢之辟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

故也疏注鄭司至行者釋曰先鄭舉漢廉吏為賢後鄭

賢即有六德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

六行者也疏注鄭司至行者釋曰先鄭舉漢廉吏為賢後鄭

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

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釋曰云能謂有道藝者此即鄉大夫

疏注能謂至惑乎釋曰云能謂有道藝者此即鄉大夫

與能者能有道藝若保氏云掌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

藝是國子與賢者有德行兼道藝若能者惟有道藝未必兼有德也引春秋傳者左氏襄二十一年叔向被囚祁奚作此辭以晉侯使赦小罪存大能引之者證以能議也

五日議功之辟 謂有大勳力立功者疏注謂有至功者。釋曰此即司勳所掌王功國功之等皆入此功也是以彼皆言功為首也

六日議 貴之辟 鄭司農云若今時吏疏注鄭司至是也。釋曰

貴若據周大夫以上皆貴也墨綬者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

七日議勤之辟 謂憔悴以事國。樵疏注謂憔悴也。昨遙反。憔悴以事國。樵

釋曰案詩云或憔悴以事國自此已上七者雖以王為主諸侯一國之尊賞罰自制亦應有此議法是以議能鄭引叔向

之事是其一隅也惟八曰議賓疏注謂所不惟據王者而言不及諸侯也

八日議賓之辟 謂所不與。與音餘疏注謂所至後與。釋曰春秋襄二十五年

恪二代之後疏傳云虞闕父為周陶正而封諸陳以備三恪之言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之語故鄭云三恪二代之後秦樂記云武王克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此皆自行當代禮樂常所不臣為賓禮禮之故為賓也言與者經直云賓不斥疏注中謂罪正所

所據約後同之故云與以疑之也

以三刺斷庶民 獄訟之中 賜反斷丁亂反後皆同疏注中謂罪正所

與下文為目但三刺之言當是罪定斷訖乃向外朝始行三刺庶民已上皆應有刺直言庶民者庶民賤恐不刺賤者尚

刺已上刺可知云中謂罪正所定者斷獄終始有一日訊三刺刺則罪正所定即當行刑故云罪正所定也

一日訊 羣臣二日訊羣吏三日訊萬民 刺殺也二訊罪定則殺之訊言

也疏注刺殺至言也。釋曰云羣臣者士已上云羣吏者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云萬民者民間有德行不仕

者云刺殺三刺罪定即殺之但所刺不必是殺餘四刑亦當三刺直言殺者舉漢重者而言其實皆三刺是以下文云聽

民之所刺者而施上服下聽民之所刺者以施上服之刑是兼輕重皆刺也

服下服之刑 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剕也。劓魚器反剕音月又五

刮疏注宥寬至則也。釋曰墨劓施於面故為上服官刑

乃施刑故疏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

府疏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

同數所疏注大比三年至七月生齒。比毗志反注同上時掌反下注

主反疏年大按比之時使司民之官登上民數自生齒

已上皆登之小司寇乃登於天府云男八月而齒齒而

齒七歲而亂齒男子陽得陰而生得陰而落齒女子

女子陰得陽而生得陽而落故男偶女奇也內史司會

冢宰貳之以制國用疏人數定而九賦可疏注人數

釋曰內史掌八柄之等司會主計會冢宰所主兼設故皆取

副貳民數簿書得民數乃制國用以其國用出於民故也云

人數定九賦可知國用乃可制者鄭偏小祭祀奉犬牲

據九賦而言至九貢九功亦可知也疏小祭祀至大牲

奉酒疏小祭祀至大牲。釋曰大祭祀自大司寇奉進犬牲

進也疏若小祭祀王立冕所祭則小司寇奉進犬牲也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疏納亨致牲也

以洗解牲體肉疏凡禋至如之。釋曰云禋祀五帝者祭

○鑊戶郭反疏天曰燔柴即禋祀也故云禋祀五帝五

帝所祀謂四時迎氣摠享明堂實鑊水以擬洗肉所用也納

亨亦如之納亨致牲謂將祭亨祭之晨實以水亨牲也鄭知

實鑊水為洗解牲肉者以下云納亨亦如之是實鑊水亨大

煮肉故知此是洗肉也封人云共其水橐亦謂洗牲肉也

賓客前王而辟疏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

○辟婢亦反劉符益反一音匹亦反疏注鄭司至引矣

沈音避注同後而辟皆放此道音導疏釋曰下士師云諸

侯為賓帥其屬蹕於王宮饗燕時此小司寇為王辟亦謂於

官中饗燕在寢及廟時也云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

司寇滋戮也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屬士師**〔疏〕**

注屬士師以下。釋曰此國之大事即士師云諸侯為賓是也士師云帥其屬則士師已下皆蹕故此據而言之**孟**

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

而進退之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

眾則益民**〔疏〕**孟冬至退之。釋曰前文大比登民數於天寡則損

府據三年大比而言此則據年年民數皆有增減於孟冬春官祭司民之時小司寇以民數多少獻於王也。注司民至則損。釋曰案星經軒轅角有大民。小民之星是軒轅角也云國用民衆則益民寡則損者國家所用財物由民上而來是以國用多少要由民衆寡故民衆則益

豐用之民寡則損儉用之**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

天府上其所斷**〔疏〕**注上其至之數。釋曰羣士謂鄉士

廟天府者重其**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

斷刑使神監之

鐸曰不用濫者國有常刑令羣士羣士遂**〔疏〕**

注羣士遂士以下。釋曰此所戒應六官各應其所掌知羣士是遂士以下者以其鄉士已入帥其屬中遂士縣士方士

訝士等雖是六十官之屬以其主六遂以外漸遠恐不在屬中故經特云令羣士明羣士是遂士以下可知**乃**

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宜徧也憲表也謂縣之也**〔疏〕**

注宜徧至五禁。釋曰此所宣布則布憲所云者是也此官主之彼乃布之事相成也**乃命其屬**

大會乃致事得其屬之計乃令致之於王。〔疏〕注得

於王。釋曰命其屬謂命已下屬官使人會計文狀來乃致事於王故云乃乃緩辭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濫以左右刑罰一

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

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左

助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為非也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城中也古之禁盡亡矣今宮門有簿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鄙謹夜行之禁其捕可言音○
○澧音法左右音佐下音又注左右助也同徇似俊反縣音
玄猶劉音粗 **疏** 士師至門閭○釋曰凡設五刑者刑期于沈才古反 **疏** 無刑以刑止刑以殺止殺殺一人使萬人懲是欲不使犯罪令於刑外豫施禁禁民使不犯罪是左右助刑罰無使罪麗于民也云書而縣于門閭者爾雅云巷門謂之閭則縣于處處巷門使知之○注左右至言者○釋曰云宮王宮也者謂臯門也云官官府也者謂廬宮人聽事之門云國城中者若王城十二門云古之禁盡亡矣者謂在儀禮三千條內而在亡中故舉漢法以況之云離載下帷者謂在車離耦耦載而下帷恐是姦非故禁之云猶可言者古之禁書具不惟如此故云猶可言也 **以五戒先**

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 二曰誥用之于會同 三曰禁用諸田役 四曰糾用諸國中 五曰憲用諸都鄙 先後猶左右也誓誥於書則甘誓湯誓大

誥康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 **疏** 以五至其類也糾憲未有問焉○誥戶報反射食亦反 **疏** 都鄙○釋曰戒與禁謂典法則亦是所用異其名耳同是告語使不犯刑罰○注先後至聞焉○釋曰先後猶左右也者皆是相助之義異其名而已云甘誓者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云湯誓者湯將伐桀以誓衆云大誥者武王崩周公作以成王命封康叔於殷墟誥康叔以治政之事故作誥云之屬者乃有泰誓費誓召誥洛誥之等故言之屬也凡誥誓皆因大會乃為之故用之于軍旅用之于會同也云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者易比之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注云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已發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旁去又不射惟其走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皆所失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敵不殺以仁恩養威之道若然此不自後射亦謂不中之後不重射前敵不破則有追法春秋公追戎於濟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 西是也 **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

刑罰慶賞

鄉合鄉所合也追追寇也晉讀如宿僭之僭

字劉張類反胥如字劉思叙

有施刑罰也云州黨族間比之縣即是鄉合之事云與其

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為比比即一伍

也二伍為什據追胥之時云使之相安相受者宅舍有故使

當比當閭相受寄託使得安穩也云以比追胥者以比什伍

使追胥二事也云以施刑罰慶賞者使鄰伍相及也注鄉

合至賊也釋曰云追追寇者即公追戎於濟西是也胥讀

如宿僭之僭即司搏盜賊是也

掌官中之政令

也疏 掌官中之政令釋曰士師所施政令

也疏 惟在當官故鄭云大司寇之官府中也

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也疏 也致邦令者謂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當司之獄

以法報之

獄弊訟也云致邦令者此即所察獄訟斷訖致與本官謂之

致邦

掌士之八成

令也 掌士之八成釋曰士之八成言士者此八者皆是獄官斷

事成品式士即士師已下是也注鄭司至事比釋曰先

言成者皆舊有成事品式後人依而行之決事依前比類決

之一曰邦洵

上灼反注同斟之林反酌

音灼刺七亦反又七賜反

有刺探尚書密事斟酌私知故舉為況也

疏 注為逆亂者釋曰既云邦賊罪無

間過此故知為逆亂若崔杼州吁之等

疏

掌鄉至慶賞釋曰士師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疏 掌鄉中合聚之法者以為

也四者犯邦令

于冒王教令者。冒音墨。

疏

注于冒王教令者。釋曰鄭云于冒王教

令者謂犯邦

五日橋邦令

稱詐以有為者。橋音矯。

疏

注稱詐以

釋曰橋即詐也故鄭云稱詐以有

六日為邦盜

竊取國之寶藏

七日

者。藏

疏

注竊取至藏者。釋曰謂若定八年陽才浪反。貨盜竊寶玉大弓以出奔之類是也。

為邦朋

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備鄭司農云朋讀如朋友之朋。備劉音崩徐音朋又補鄭反

疏

注朋黨至之朋。釋曰朋謂朋黨阿曲相阿違國家正法擅生曲法使政不平以罔國法故曰邦朋也。

日為邦誣

誣罔君臣使事失實

疏

注誣罔至失實。釋曰謂若

臣誣以惡事致使善政失實者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

鄭司農云辯讀為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為荒別之法立謂辯當為賑聲之誤也遭飢荒不明判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苞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辯依注音貶風別

之別皆彼列反下傳

疏

若邦至治之。釋曰凶荒謂年穀

別及注同數所主反

疏

不熟民皆困苦則以荒貶之法治

之不得用尋常之法。注鄭司至刑貶。釋曰先鄭之言義無所據故後鄭不從後鄭破辨為貶從朝士職之文也朝士

職慮刑貶者彼注謂謀慮緩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刑減損國用為民困苦故也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注移民至

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糾守衛盜

凡以財獄

注移民至

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傳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所

云傳或為付辨讀為風別之別若今時市買為券書以別之

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傳音附注同約於妙反又如

字

疏

注傳別至正之。釋曰此注云傳別中別手書也小

云若今時市買為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義與後鄭同此先鄭

之在下小宰注先鄭云傳著約束於大書別別為兩兩家各

得其一後鄭不從先鄭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

尸 以刑官為尸者之也周謂亡疏注以刑至亳社。釋

稷七祀皆稱公尸不使刑官今祭勝國之社稷用士師為尸

故鄭云用刑官為尸畧之也云周謂亡殷之社為亳社者經

云勝國注為亡殷又云亳社者據周勝殷謂之勝據殷亡即

云亡國即郊特牲云廢國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地而言即言亳

社春秋亳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道音導下三公直

盜賊是也疏注道王且辟行人。釋曰導王解前驅且

道同疏辟行人解而辟王燕出入謂宮苑皆是祀五

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疏注洎謂增其沃汁。

謂增其沃汁。釋曰案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

以盤匱盥手王盥謂特獻尸時先就洗盥洎鑊水增其沃汁

鑊在門外之東享牲之爨言須鑊水就鑊增之亨實鑊水此

官增之示敬而已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

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者案小祝職云大祭祀沃尸盥小

臣職云大祭祀朝觀沃王盥如是則冬至夏至及先王先公

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刳珥則奉犬牲

凡裸事沃盥惟在宗廟為裸時

珥讀為珥。刳珥。禮之事用。珥者曰。刳珥。注珥讀至

者曰。珥。音。機。劉音。奇。珥。而。志。反。注。珥。同。疏。曰。珥。釋

曰。鄭。為。珥。者。珥。是。玉。名。故。破。從。珥。取。用。血。之。意。知。刳。珥。是。釁

禮。者。雜。記。云。成。廟。則。釁。之。門。夾。室。皆。用。雞。其。珥。皆。於。屋。下。彼

雖。不。言。刳。珥。相。將。故。知。是。釁。禮。知。用。珥。者。諸。侯。為

日。刳。珥。者。日。珥。者。雜。記。難。言。珥。即。毛。曰。刳。可知。諸。侯。為

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疏注諸侯來朝

宮。釋曰士師言帥其屬當宮下云屬上士已下皆是也。

注謂諸至饗時。釋曰經云蹕于王宮饗在廟燕在寢言于

王宮故知大喪亦如之疏大喪亦如之。釋曰大喪

燕饗時也。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

也。為蹕。逆軍旅反將命也犯師禁于行陳也疏大

者而戮之。釋曰帥其屬亦謂上士已下在軍而戮亦謂戮於社

至戮之。釋曰帥其屬亦謂上士已下在軍而戮亦謂戮於社

至前。注逆軍至陳也。釋曰逆軍旅反將命者王在軍自

將違王命亦是反將命王不在相外之事將軍戮之亦是反

將命犯師禁于行陳者干犯軍之行陳案昭元年晉荀吳敗

同禮流卷三十五

七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麗附也各附致

其法以疏司寇至獄訟釋曰此即朝衆聽之事獄言斷

謂呂刑云師聽五辭一也恐專有濫故衆獄官共聽之云各

濫出濫入如此以議獄訟也注麗附至議也釋曰所議

本欲得其實情故須各致其法以成其議致法行刑當與議

狀相依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中受

謂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

也中者刑罰之中也故論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協日刑殺協合也和合古入幹善目若今時望後利日也

肆之三日故春秋傳曰三日在疾請尸論語曰肆諸市朝立

謂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

泄之尸之三日乃反也汁口音協本亦作協下同不中丁

仲反措疏獄訟至三日釋曰此經爲上議得其實欲行

七故反疏刑之時故云獄訟成謂罪已成定云士師受

中者士師當受取士成定中平文書爲案云協日刑殺者謂

鄉士當和合善日行刑及殺之事云肆之三日者據死者而

言其四刑之類行訖即放不須肆之注受中至反也釋

曰云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者漢時受二千石祿稟郡守之

等受在下已成之獄官支幹善目者十二辰子丑之等是支

甲乙丙丁之等是幹若言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之類皆以支

配幹而言云若今時望後利日也者月大則十六日爲望月

小則十五日爲望利日即合刑殺之日是也云肆之三日者

肆陳也殺訖陳尸也云春秋傳者襄二十二年楚令尹子南

寵觀起楚人患之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泣告棄疾言

子南罪遂殺子南于朝注云子南公子追舒三日棄疾請尸

云論語者憲問篇云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謂孔

免之則王會其期

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于朝司

若一遺士師自行於理不可是以鄭爲此解也若欲

刑殺故須辨之知非士師刑殺者以其士師是司寇之考摠

攝諸士所刑殺者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往泄之

往泄之尸之三日乃反也者乃反謂收取其尸鄭言此者經

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文無分別恐是士師受中還是士師

往議之疏若欲至其期。釋曰所司折斷已得其實情狀案
既成乃始就朝詳斷王雖欲免必無免法但王者
恩深愛物庶欲免之恐
有濫行理須親會者也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

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屬中士以下。夾疏注屬中士以下。釋曰此四者六鄉

古治反對古協反疏皆有其事大祭祀若祭天四時迎氣

即於四郊大喪紀當葬所經道大軍旅王出行所經過大賓

客四方諸侯來朝各由方而入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

鄉之禁令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

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三公若有

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鄭司農云鄉士

為三公道也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疏三公至如之

賊道也。為于偽反遂士縣士誦士職同疏釋曰三公有

邦事須親自入鄉則鄉士為公作前驅引道而辟止行人云

其喪亦如之者謂公卿大夫之喪死於此者及葬為之前驅

而辟。注鄭司至道也。釋曰云郡督郵盜賊道也者郵謂

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為盜賊即不良之人故郡內督察郵行

者是盜賊之人使之道以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

命者疏凡國至命者。釋曰國有大事言戮犯命者止

遂士掌四郊疏鄭司農云謂百里外至三百里也玄謂其

郊者此主四郊獄也疏注鄭司至四郊。釋曰先鄭云百

六遂之獄在四郊疏里外至三百里也者見縣士云掌

野去王城四百里曰縣故曰小都任縣地方士云掌都家謂

去王城五百里既以鄉士所掌為去王城百里內惟有二百

里三百里二處在當是此遂士掌之故為此解後鄭不從玄

謂其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者後鄭意六遂之地

則在二百里中但獄則不在二百里中當在百里四郊上置

之亦若六鄉地在王城外獄則在城中然故更云言掌四郊

此主四郊之獄六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

遂之獄在四郊也疏注遂士至一遂。釋曰遂士

令疏二人而分主一遂疏十二人序官文亦如鄉士若

聽掌不分不得云各既言各掌十二聽其獄訟察其

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申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遂士擇刑殺日至于其時往涖之如鄉士為之矣言各於其遂者四郊六遂遂處不同疏聽其至三日釋日此一經亦如鄉士獄成就朝聽斷事有異者二句與鄉士別以其去王城漸遠恐多枉濫故至二旬容其反覆也云就郊而刑殺者鄉士之獄在國中不須言就此在郊差遠故云就郊也言各於其遂者六鄉之獄并在國中不得言各六遂之獄分在四郊之上故須言各也注就郊至不同釋日鄭云就郊而刑殺者遂士也者經云士師受中即云協日就郊刑殺觀其文勢亦恐士師刑殺故云遂士也云遂處不同者六遂分置四郊之外有六處獄還六處置之故云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也注欲不同也

放之則用遂士職聽之時命三公往議之疏注令猶至議之釋日若會其期王自會其期六遂獄差遠使三公會其期也云令猶命者上文鄉士云命此變命云令令命義不殊故云令猶命也若邦有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大事王所親也疏注大事王所親也釋日案上鄉四事事多故須歷陳此在四郊之外無大祭祀大喪紀惟有大軍旅大賓客出入所經二者有聚眾庶之事故摠云大事聚眾庶耳此雖不言六鄉若有邦事則為之前驅夾道亦當夾道蹕也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疏六鄉至命者釋日若六鄉近則使三公有邦事此六遂差遠邦事使六鄉往云其喪亦如之者亦謂公卿大夫之喪死於其中者亦為之前驅而辟也云郊有大事者亦謂六遂之民從軍征伐田獵戮其犯命也縣士掌野鄭司農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立謂地距王城二百

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謂之縣縣土掌其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摠言之也獄居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獄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疏注鄭司至里上○釋曰先鄭意遂士縣獄在四百里上疏既主二百里三百里又案載師職小都任縣地在四百里中故云掌三百里至四百里云大夫所食云晉韓須為公族大夫食縣者即載師職云小都任縣地一也案昭五年楚遂啓疆曰晉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注云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言雖幼已任出使如是韓須不為大夫言受命而使明時為公族大夫但年幼或此注當為韓襄知食縣者下有十家九縣注云韓氏七邑是也玄謂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鄭言此者欲明此三處之中有三等公邑故更云都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也者王子弟依三等臣分為三處公在五百里疆地鄉在四百里縣地大夫在三百里稍地給此三等采地之外皆是公邑故云則皆公邑案載師注使大夫治此公邑之民二百里三百里其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大夫如縣正云謂之縣縣土

掌其獄焉者主三等之獄摠謂之縣土也云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摠言之者爾雅云郊外曰野者非謂郊外二百里之中縱四百及五百里皆得謂之野是以遂人亦云掌野野亦謂百里郊外至五百里皆稱野故鄭彼注及此注皆云郊外曰野是大摠而言也鄭言此者欲見縣土云掌野掌三百里外至五百里三處之獄皆是野耳云獄居近者從鄉土掌國中已外遂士掌四郊皆據近而言明此縣上三等獄以次據近而置云野之縣獄在二百里上縣之獄獄在三百里上都之縣獄在四百里上者以三處獄皆名縣者自三百里外有稍縣都縣居中故皆以縣獄為名若言野縣都據本為稱若然云掌野則三處摠名野及歷言之則惟三百里得名野者以其以外四百里五百里有縣都之名還指本號三百里中地雖有稍名縣土既言掌野不得存一野以為獄名故也案載師云公邑在甸地則二百里中亦有公邑縣土惟掌三百里已外其二百里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

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

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

縣肆之三日刑殺各就其縣者亦謂縣士也疏注刑殺至士也。釋

分人各主之義至此縣士鄭雖不言案序官縣士三十有二

人縣獄既有三處蓋三百里地狹人少當十人四百里五百

里地廣民多當各十一人以是故得云各掌其縣之民數也

三旬者亦是去王漸遠故加至三旬容其自反覆云亦謂縣

士者亦以經文勢相連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

其期期亦謂縣士職聽之時疏注期亦至之時。釋曰以其差遠

故不使三公而使六卿會其期也若邦有大役聚眾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

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野距王城二百里疏野以外及縣都

野距王城二百里若邦至命者。釋曰直言大役不言大事又不言帥其屬而

蹕者則非王行征伐之事謂起大役役使民衆故直各掌其

縣之禁令而已其喪亦謂公卿大夫之喪有死於此者云凡

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謂有軍事於此而犯命者也。注

野距至縣都。釋曰上掌野雖已解野今此文云凡野恐有

別義故鄭詳言之云野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及縣都者若如

此言則不通二百里以內故云距王城二百里以外從野三

百里縣則四百里都則五百里還是縣士獄之所主三處也

方士掌都家鄭司農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魯

季氏食於都立謂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

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置地小都在縣地家邑疏注鄭

在稍地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置居良反疏司至

屬王。釋曰先鄭意縣士既掌曰百里中故此方士掌五百

里之中云公所食者謂載師所云大都任疆地者也引魯季

是以後鄭縣士自掌三等公邑之獄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且縣士掌三等公邑之獄親自掌之若方士掌三等采地之獄遙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土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云不言掌其民數不純屬王者采地之民雖在王畿之內屬采地之主類畿外之民屬諸侯故云不純屬王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

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三月乃上要者又變朝言

國以其自有君異之。疏注三月至異之。釋曰此則上上時掌反注下並同。

王府亦於外朝詳聽之事云三月及言國自有君異之者謂異於鄉士遂士縣士之等司寇聽其

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

訟成平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晉邢侯與雍子爭部田久而無成。部許六反劉勣六反或音勣。疏

司寇至獄訟。釋曰上三處直言司寇聽之此獨云聽其成者成謂采地之士所平斷文書亦是異之類也。注成平至無成。釋曰云春秋傳者左氏昭公十四年之事言晉邢侯是楚人時在晉故與雍子爭部田也引之者證成是獄成之

事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

獄訟者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疏注都家

釋曰謂書其刑殺之成及聽獄人名凡都家之大事於上亦是自有君異於鄉士之等也

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方士十六人言各掌其方也其方以王之事凡都至禁令。釋曰都家云大事

動眾則為班禁令焉疏聚眾庶者則下文修其縣法是也。注方士至令焉。釋曰方士十六人序

官文若不分主則不得云各掌故知分之

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

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脩此法歲終又省之則與掌民數亦相近。

近附近疏注縣法至相近。釋曰縣師其職普掌天下故之近。云邦國據畿內大都五百里小都四百里稍據

三百里甸據二百里郊野據百里徧天下矣夫家猶言男女人民據家之奴婢云與掌民數亦相近者上鄉士之等皆言

民數惟方士不言今此縣師云夫家之數即與民數亦相近言相近者依縣師而知故云相近也。凡都家

之士所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士都士家士也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也

主之告於司寇聽平之。治疏序有都家至平之。釋曰以直吏反注同下有治並同。

家之士明是彼都士家士也云所上治者謂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以其上文已有士師受中為附罪之大事明此是小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鄭司農云四方獄訟之獄訟。釋曰案尚書呂刑云四方司政典獄據諸侯為言此訝士亦云掌四方獄訟又下文論罪刑于邦國皆言諸侯之事故先鄭云諸侯之

獄訟也。論罪刑于邦國告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疏注告曉及制刑之本意。疏

釋曰論為曉故云告曉以麗罪罪者謂斷獄附罪輕重也云及制刑之本意者聖人所作刑法正為息民為惡故云刑期無所刑以殺止殺是制刑之本意

本意以此二者告曉於諸侯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謂讞疑辨事先來請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士師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造七報反

造焉謂讞疑辨事先來請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士師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造七報反

謝魚疏注謂讞至議者。釋曰謂四方諸侯有疑獄不決竭反疏遣使上王府士師者故云四方之有治於士者知士是士師者以其士師受中故知疑獄亦士師受之也云造焉者謂先造詣訝士乃通之士師也讞白也謂諮白疑辨之事漢時獄官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亂獄謂若君臣淫

上下相虐者也往而成之疏注亂獄至南獄。釋曰云君

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疏臣宜淫上下相虐者謂若左

氏傳宣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共淫徵舒之母夏姬喪

其祖報以讖于朝又公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泄治諫破

殺後徵舒射殺靈公二子奔楚楚為討陳殺徵舒是君臣宜

淫上下相虐之事云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者案

前漢書儒林傳呂步舒事江都相董仲舒明春秋公羊仕為

丞相長史于時淮南王劉安與其太子遷謀反漢武帝詔使

宗正劉德與呂步舒窮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

驗其事故注者引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

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

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

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

道之有治則贊之

送逆謂始來及去也出入謂朝觀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受策以

出出入三觀入國入野

疏

謂始來及去也者以其訝士主

以迎送諸侯故從來至去皆送迎之禮也知出入是朝觀於

王者以其言出入與晉侯稱出入同故引晉侯事案億二十

八年襄王策命晉侯為侯伯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注云

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上公廟中將幣三享王

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三勞三問出入三觀為行

此禮是出入為朝觀云入國入野自以時事者以其外國至

有採取之宜並是私事故云時事也

凡邦之大事聚

衆庶則讀其誓禁

非諸侯之事也則訝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

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

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

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

立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主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

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

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

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

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實于叢棘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官曰

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

門者如天子臯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

四則魯無臯門應門矣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

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

者窮民蓋不得入也郊特牲譏釋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

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

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

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長丁丈反注

同罷音皮司圜職同刺七賜反下同纆亡北反示于之豉反

司禮流卷三五

又如字本或作宜叢才公反觀古亂反闡音昏
 釋音亦徐音夕見賢通反與音餘下國服與同
 釋曰云取其赤心而外棘者據王詢三刺而言云槐之言懷
 也者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此亦據三詢而言也云州長鄉
 遂之官者州長是鄉之官兼言遂者鄉之官既在此明六遂
 之官亦在此故言遂以苞之先鄭云王有五門外曰臯門二
 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春畢
 門之言出自顧命故顧命云二人爵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
 是也云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者此後鄭皆不從云
 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者證九棘之朝
 斷罪人之朝也云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臯門
 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臯
 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後鄭言此者
 欲破先鄭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為之若然魯作庫門名曰
 臯門其制則與天子臯門同是制一兼二庫門向兼得臯
 門矣魯作雉門名曰應門其制與天子應門同是制一兼
 二則雉門向兼得應門矣是魯制二兼四之事魯之庫門
 既向外兼臯門魯之雉門又向內兼應門則天子庫門在雉
 門外何得庫門倒在雉門內此為一明又引檀弓曰魯莊公
 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

雉門外必矣者時魯有慶父作亂閔公遭莊公之喪既葬之
 後不得既虞變服既葬而反則除喪也服吉而人以服慶父
 之心故也若庫門在內雉門在外應云而經不入雉門何得
 云不入庫門故鄭云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上以制二兼四
 推出庫門在雉門外將為未大明更以經不入庫門乃大明
 故言必矣云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已下更欲破先鄭外
 朝在路門外事雉門既為中門雉門設兩觀公羊傳文與今
 之宮門同舉漢以況周矣云闈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
 也者若外朝在路門外中門內外朝有右肺石達窮民中門
 既有闈人幾則何得度中門入于路門乎明外朝在中門外
 矣又引郊特牲及小宗伯者欲見庫門內雉門外中門不得
 置外朝之事何者郊特牲譏釋于庫門內言遠謂譏其太遠
 云當於廟者宜在廟門西故云當於廟也云廟在庫門之內
 見於此矣者欲見中門外有廟又引小宗伯者見社廟在中
 門外既然中門外有社稷宗廟在於左右不得置外朝可知
 云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與者無正文推量為義
 故云與以疑之也舉漢法者況義耳云天子諸侯皆有朝
 外朝一內朝二者天子外朝一者即朝士所掌者是也內朝
 二者司士所掌正朝大僕所掌路寢朝是也諸侯內朝二
 者玉藻云朝于內朝朝羣臣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

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彼亦路門外內二者
為內朝二閔二年季友將生卜人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兩
社周社毫社是兩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為外朝是諸侯外朝
一內朝二三文疏已在射人云在路門內或謂之燕朝者大
僕云掌燕朝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趨朝辟行人執鞭以

之服位是也威之趨本又作趣同疏帥其至且辟釋曰其屬者案
七須反劉音清欲反序官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

六人胥六人徒六人云帥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其屬者是徒六人為之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
語也傳徐子損反劉才官反李一音纂疏注慢朝至
曰朝士所禁則無間貴賤皆禁之云錯立族談者族
聚也云違其位解錯立傳亦聚也聚語解族談也凡得

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
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俘而取之曰獲委於
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者司隸職曰帥其民而搏盜賊鄭司
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

人物沒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界也玄謂人民之小者
未亂之歲以下俘音孚搏音博又音付失音逸又如字界
必二反亂初謹反又勅謹反注俘而至以下釋曰經
劉測吝反沈創允反毀齒也云告于士者得物之人告
朝士乃委之於朝云俘而取之曰獲者則得者非所俘也所
俘即人民六畜其餘貨財之等稱得云人民謂刑人奴隸也
亡者謂所犯大罪身死男女幼者沒入縣官為奴隸而逃亡
者也即司隸職所云者也云玄謂人民之小者未亂七歲以
下者案家語本命男子七歲而齒齒女子八歲而齒齒此言
七歲據男子若女子則八歲皆別人所生諸處八歲是男七
歲是女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
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鄭

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鄭
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
得乞鞫治直吏反下之治以治及司民職王治并注同期
居其反鞫九六疏凡士至不聽釋曰云凡士之治有期
反劉已目反日者即上文鄉士聽訟于朝者鄉士一

旬遂士二旬期日即上鄉士遂士之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
聽遠近節之皆有期日云國中者謂獄在國中據鄉士云郊

司豐流卷三十五

旬遂士二旬期日即上鄉士遂士之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
聽遠近節之皆有期日云國中者謂獄在國中據鄉士云郊

二旬者謂獄在郊據遂士云野三旬者謂野之縣獄三處皆是野云都三月者謂方士掌都家云邦國募者謂訝士雖不云期日差之邦國當訝士所掌云期內凡有責者有判之治聽期外不聽者所以省煩息訟也

書以治則聽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為辨鄭司農云謂謂別券也立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其國服與

○為治于偽反下為治為民同別彼列反下同

釋曰云判半分而合者即質劑傳別分支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云立謂古者出責之息亦如國服與者案泉府云凡

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彼謂貸官物之法今此是私民謂出責之法無正文約與之同故云與以疑之若然國服者如

地之出稅依載師近郊十一之等若近郊民取責一歲十千出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二十千歲出三千已外可知之國

服依國民服事出稅法故名國服也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鄭司農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賈

之立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

罰之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臧○共如字賈音古畜勅六反積子賜反又如字出尺遂反劉勅類反又如字坐才臥反

凡民至罰之○釋曰云同貨財者謂財主出債與生利還生則同有貨財今以國法即國服為之息利故云國法行之

之犯令者違國法也○法鄭司至坐臧○釋曰先鄭所解無所依據後鄭不從故云雖有騰躍其贏者謂販易得利多少

者為騰躍其贏謂其贏利騰踴一躍而出故晉灼曰言市物賤預買畜之物貴而出賣之故使物騰躍是其事以利出者

與取者依常契獲利取者又騰躍所贏二者俱有利物違國服則為犯令得刑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

聽其辭以其地畔為證也立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云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證者

來乃受其辭為治之○屬如字或音燭注同傳音付注同町徒頂反又他頂反比毗志反下及下文大比同抵丁禮反○

疏注鄭司至治之○釋曰先鄭地畔界不得名責其云地傳者先鄭皆以音附為傳近讀云立謂屬責轉責使人

歸之者謂有人取他責乃別轉與

子本依契而還財主

財主死亡者轉責者或死或亡也受
則詐言所受時少是歸受之數相抵也云則以其地之人
相比近能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者謂以其地相比近
委其事實故引以為證也言能為證者則有不能為證之法
地雖相近有不知者則不能為
證乃不受其辭而不治之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

人殺之無罪

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
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

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

殺之無罪。上時掌反下文以上并注同。疏注鄭司至

日盜賊並言者盜謂盜取人物賊謂殺人曰賊鄉據鄉黨之
中邑據郭邑之內家人者先鄭舉漢賊律云牽引人欲犯法

則言家人者欲為
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姦淫之事故攻之
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

必先言之於士。辟音避。疏注謂同至於士。釋曰凡仇

者謂會赦後使已離鄉其人反來還於鄉里欲
報之時先書於士士即朝士然後殺之無罪。若邦凶

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

貶

故書慮為憲貶為變杜子春云變當為禁憲謂幡書以
明之立謂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

為民困也所貶視時為
多少之法。變彼驗反。疏若邦至刑貶。釋曰凶荒謂年

戎謂鄰國交侵邦國據畿外都家謂畿內三等采地縣鄙謂

六遂之內不言六鄉舉六遂則六鄉亦在其中云慮刑貶者

謂國有此事則朝士當謀慮緩刑自貶損之不得仍依常法

也。注故書至之法。釋曰子春以為憲與禁後鄭謂所貶

視時為多少之法此經所有之事重民益困則所貶多所有

之事輕民困不至甚則所貶少故云視時為多少之法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

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

登下其死生

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
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去起呂

反下同著。疏注登上去死。釋曰云辨其國中與其都

丁略反。鄙者國中據六鄉在城中者都鄙據三等采

地及其郊野者郊謂六鄉之民在四郊者野謂六遂及四等

公邑是徧畿內矣云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者家語本命篇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

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五

阮元撰

而清嘉萬二千書
用中選禮藏中精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都陽縣候補知州周樹棠

周禮注疏卷三十五按勘記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五

小司寇

鄉大夫在公後

諸本皆誤作卿大夫惟此本不誤按賈疏鄉大夫有申釋之辭

知鄉大夫在公後者

惠按本闕本同監毛本鄉誤卿

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

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作賓以必刃反注同

莫有可以出之者

錢鈔本嘉靖本闕本同大字本監毛本與作莫

如今時讀鞫已

岳本鞫作鞫俗字

其婦人之為大夫之妻者

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闕本同監毛本作大夫妻脫之

理曲則顏色愧赧小爾雅云

宋本曲作虛無爾

觀其眸子視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岳本嘉靖本聯作牟葉鈔釋文及錢鈔本載音義同當據正。按說文無眸子漢人祇用牟

杜子春讀麗為羅岳本羅改羅非。按羅羅古今字說文無羅

日月麗乎天宋本嘉靖本乎作于此本疏中引易同

故書附作付附猶著也大字本錢鈔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脫下附

則民不偷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偷作愉葉鈔釋文及岳本載音義同此作偷俗字。按說文

無偷

上行下效毛本同閩監本效作効

故引為證議故也宋本同閩監毛本為改以

祁奚作此辭以告晉侯朱本告作諫

謂有大勳力立功者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同閩監本力改勞非

銀印黃綬漢制考作青綬

云虞闕父為周陶正惠按本同閩監毛本云作有此誤下郊特牲有同

而施上服下服之刑閩本同監毛本而作以依經所改

其時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盧文昭曰通考引此時作實按疏云鄭知實鑊水為洗解

牲肉者據疏本作實字

士師

以左右刑罰唐石經諸本同毛本罰改罰注及下並同

今宮門有簿籍閩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監毛本皆作符籍漢制考所引同當據正

謂廬宮人聽事之門閩本同監毛本宮作官

謂在車離耦載而下帷漢制考耦字不重。按不重者非也在車離耦謂獨坐一車者耦載而下帷謂同坐一車而下帷皆形迹可疑

古之禁書其下惟如此開監毛本其下作具不元本開監毛本是也

比其類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同岳本此作此監本同閩本先作此後改此疏中同按賈疏本作此引易比九五釋文此字無音蓋陸本作此也漢制考作比。按疏引九五爻辭以為無干車無自後射之證於比其類無洗也禁之凡必多引此軍禮一條而曰此其類也猶上云之屬耳比字必是譌字疏亦未嘗作比也

周公作以成王令惠校本同閩本刺改作以為輔相監毛本從之則令字屬下以大義告天下為句

乃有泰誓費誓召誥洛誥之等閩本同監毛本乃改仍

掌鄉合州黨族間比之聯唐石經族誤族監本聯改聯

胥讀如宿偕之偕毛木下偕誤胥漢讀考作讀為云今本於說文者凡說文所無不得盡謂之俗字

若今白聽正法解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閩毛本同監本及漢制考白作日誤

則士師審察惠校本作察審

洵讀如酌酒尊中之酌九經古義云詩正義曰洵酌古今字周頌酌左傳作洵公羊僖八年傳云蓋酌之也穀梁作洵

斟洵盜取國家密事諸本同閩監本洵改酌非釋文亦作斟洵

故舉為況也宋本舉下有受

故書朋作備禮說云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備宗蘇林曰備音朋音灼音倍說文作備讀若陪管子幼官篇散羣備署。按備者正字備者俗寫多山

朋讀如朋友之朋

大字本錢鈔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宋本嘉靖本作讀為當據正

則以荒辨之法治之

唐石經大字本嘉靖本作荒辨之法閩監毛本作荒辨之灑此作法承石經之誤辨作辨為異疏同釋文亦作荒辨

而士師別受其教條

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宋本岳本嘉靖本教作數按釋文作數條音所主反

則作教者誤也

衛盜賊也

岳本閩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監毛本衛作備當據以訂正

故書別為辨

閩本同誤也諸本辨皆作辯當據正

辨讀為風別之別

閩監毛本同誤也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及漢制考辨皆作辯當據以訂正

訟則案券以正之

此本訟誤故今據諸本訂正毛本券案誤倒

據殷亡即云亡國

此本國字剝擠閩監毛本排勻

廢國之社必屋之

閩監毛本廢改喪

王燕出入謂宮苑皆是

閩本同監毛本王改言

凡刳珥

唐石經諸本同岳本刳作刳注同

將戰魏絳曰

惠校本絳作舒此誤。按檢左傳乃魏舒語

皆憲禁之也

惠校本憲作縣

鄉士

辯其獄訟

嘉靖本閩監毛本及漢制考同唐石經大字本錢鈔本辯作辨注中同當據以訂正此本疏中引經

亦作辨嘉靖本注中作辨即辨字之訛按注云辨異謂殊其文書是當作辨別字也

協日刑殺

錢鈔本及漢制考同唐石經大字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協作協注及疏同按釋文作汗日云音協本亦作協下同。按汗協古今字

漢時受二千石祿稟

閩監毛本稟改廩

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

漢讀考云廣韻引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

負郵殿糾攝之此盜賊似衍字郡督郵為三公導若鄉士為三公導也按賈疏本有盜賊二字并曲為之說

故郡內督察郵行者

漢制考郡內作內郡此本者誤於今據閩監毛本及漢制考訂正

遂士

而糾其戒令

唐石經諸本同岳本而字誤在令下毛本令誤命

縣士

二百里中地雖有稍名

閩監毛本作三百里此誤

亦謂縣士也

監本注脫也疏標起訖刑殺至士也改作刑殺至縣士誤甚

方士

方士自掌三等采地之獄

閩毛本同監本誤作親自掌之若方士掌二等

故云邦國據畿內

閩本同監毛本有據畿外都鄙五字此脫

郊野據百里

閩本同監毛本野作外非

訝士

故云刑期無所刑

按所當衍

朝士

據王詢三刺而言

閩本同監毛本王作三〇按三是也三詢見小司寇

故言遂以苞之

閩監毛本苞改包

此為一明

此本一字缺廣浦鐘云一疑大訛

云帥其屬者

閩本同監毛本者作常

委于朝

嘉靖本于誤於

持詣鄉亭縣廷

大字本持作特誤漢制考亦引作持

皆別人所生

監毛本同惠按本別作刑此誤闕本生誤

邦國莽

諸本同唐石經缺釋文出國期音居其反○按期音正字莽者俗字

有券書者

按券字从刀各本譌从力則是倦字也

亦如其國服與

岳本闕本有其字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監毛本並無按賈疏引注亦無其字有者

衍文

此是私民謂出責之法

盧文昭云謂疑衍

雖有騰躍其羸

此本注缺疏中引羸作羸

今以國法

浦鏜云令誤今

爲之息利

闕本同監毛本改利息

一躍而出

朱本一作乘此誤

司民

近文昌爲司命次司祿

補毛本司命下有次司中三字與疏合

黜陟主民之吏

大字本岳本嘉靖本闕本同監毛本主誤王疏中不誤

文昌第一日上將

毛本上誤王○按大宗伯疏亦作上可證

周禮注疏卷三十五校勘記終

南昌袁泰開校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六

志
面
面
面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

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

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官男女也剕斷足也周改臙作剕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謂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墨降辟寇賊劫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辟寇賊劫略奪攘擄處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則云夏刑大辟二百臙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劓魚器反李魚介反又疑既反刑音月又五刮反李音五骨反鯨其京反室本又作涅同乃結反徐丁吉反又丁結反與音餘斷丁管反臙頓忍反徐方忍反劉符人反攘如羊

反降戶江反
橋居兆反
與墨別而云墨黥者舉本名也云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為俗
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者墨劓之人亡逃向夷詐云中國
之人皆墨劓為俗夷人亦為之相襲不改故云墨劓為俗也
言與者無正文鄭以意而言也故言與以疑之云若今官男
女也者即官人婦女及奄人獲守內閣者也云刑斷足也周
改贖作刑者贖本亦苗民虐刑咎繇改贖作刑至周改贖作
刑書傳云贖者舉本名也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者以
義交謂依六禮而婚者云謂易君命者觸君命令不行及改
易之云革輿服制度者依典命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馬
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已下及卿大夫士皆依命為多少
之節是不革今乃革之革改也謂上僭也制度即宮室禮儀
制度也云姦軌者案舜典云寇賊姦軌鄭注云強聚為寇殺
人為賊由內為姦起外為軌案成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鄭與傳不同鄭欲
見在外亦得為軌在內亦得為姦故反覆見之或後人轉寫
誤當以傳為正云降畔寇賊劫掠奪攘擄虐者其刑死者案
呂刑云寇賊姦軌奪攘擄虐注云有因而盜曰攘擄虐謂撓
擾春秋傳度劉我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云此二千

疏

注墨黥至肉刑。釋曰案尚書呂刑有劓

五百罪之目略也者刑書已亡以此書傳之文略言三五故
云罪之目略也云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案呂刑刑辟五百
宮辟三百今此云贖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
呂刑為正云周則變焉者夏刑三千墨劓俱平至周減輕刑
人重刑俱五百是夏刑輕周刑重云刑罰世輕世重者呂刑
交故云所謂先鄭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者案文帝本
紀十三年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徒繫長安無男有五女
小曰提縈遂泣上書赦肉刑所赦者惟赦墨劓與刑三者
其宮刑至唐乃赦也案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制禮曰則以
觀德作誓命曰毀則為賊竊賄為盜在九刑不忘言九刑者
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者賈
服以正刑一加以之議昭六年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而
云周公作者鄭志云三辟之典皆在叔世受命之王所制法
度時不行耳世末政衰隨時自造刑書不合大中故叔向譏
之作刑書必重其事故以聖人之號以神其書耳若
然九刑之名是叔世所作假言周公其實非周公也若司

寇斷獄辨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

罪之輕重

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
如今律家所署法矣

疏

注詔刑至法矣
釋曰司刑主刑

書若於外朝司寇斷獄之時司刑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刑罰並言者刑疑則入罰故也

司刺掌三刺三省二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

訟 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宥寬也 疏 注刺殺至舍也赦舍也○刺七賜反下及注同 疏 釋曰此經與下

為目云贊司寇聽獄訟者專欲難成恐○不獲實衆人共證乃可得真故謂贊之也云訊而有罪則殺之者刑有五一者是殺餘皆訊之獨言殺者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立官名刺據重而言故也

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疏 壹刺至萬民○釋曰此三刺之事所施謂

斷獄弊訟之時先羣臣次羣吏後萬民先尊後卑之義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

失三省曰遺忘 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密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

若舉刃欲所伐而輒中者遺忘若問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忘音妄注同坐才卧反下同 疏 注鄭司至鞅待結反中丁仲反間間廁之間射亦食反 疏 射之○釋

先鄭以為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若如此解則當入三赦愆愚之中何得入此三省之內故後鄭不從也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者死於義是故後鄭增成之云立謂識審也者不識即不審云甲乙者與喻之義耳假令兄甲是仇人見弟乙誠以為是兄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旌甲錯殺之是不審也

三赦曰愆愚 旌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他人皆不坐○耄本又作旌同亡報反愆勅江反又貞巷反劉庭用反駮駭反李又五亥反又吐在反上時掌反○

疏 注愆愚至不坐○釋曰三赦與前三宥所以異者上三赦為重據今仍使出贖此三赦之等比上為輕全放無贖先鄭云幼弱老旌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

人他皆不坐者案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與此先鄭義合彼亦謂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也云未滿八歲則未亂是七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

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上服殺與墨劓

下服官刑也司約職曰其不信者服墨刑
凡行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
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者謂上三刺三宥三赦若不以此法
恐有濫入者由用三法故斷民得中云施上服下服之罪然
後刑殺者先規畫可刑之處乃行刑行殺也○注上服至行
之○釋曰古者雖有要斬領斬以領為正故殺入上服也必
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規識在
體若衣服在身故名規識為服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

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

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目上下之差也神約
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民
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
在魯衛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王功
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
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約於妙反後及注皆同夔來

龜反比毗志疏注此六至來也釋曰知此六約諸侯以

反又必二反疏注此六至來也釋曰知此六約諸侯以
故知也以諸侯為主中亦有王事但王至尊設約不及之耳
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者凡命祀皆天子命之
也郊者謂若祭統成王命魯外祭則郊社常平諸侯直命祀
社故王制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常也羣望諸侯祭
三望故傳云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祖宗諸侯五廟下及土
各有差庶士庶人祭於寢也云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者
為其違約不祀故伐之在僖二十六年云民約謂征稅者
雖諸侯輸於王萬民征稅是常此稅要由民出故云民約云
遷移者雖君亦有遷移法若鄭遷於號之屬是也云仇讎既
和者謂若調人云凡和難父之讎辟之海外之屬是也諸侯
亦有和難之法故曰君之讎視父是也云若懷宗九姓在晉
般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者此止以遷移法不似有仇
讎也定四年祝佗云分魯公以大路又云般民六族注云般
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
尾勺氏又分康叔以大路注云復如分周公欲使康叔以化
之又云般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又
之分唐叔以大路又云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注云五正五官
之長是其遷移法也以此觀之亦是和之使遷移耳云功約

謂王功國功之屬者民功謂若司寇云野刑上功糾力及司馬云進賢興功是也云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者謂自天子以下達庶人皆有之禮器籩豆俎簋之屬樂器鐘鼓等笙之屬吉服祭服吉車巾車所云天子至庶人役車皆是凶之車服雜記云端衰喪車無等是也云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者案大宗伯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臣下是玉又以禽作六摯孤摯皮帛卿羔大夫鴈士雉工商雞庶人鶩皆執以相見是往來也

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

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

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與音餘斐疏注大約至遺言○音非徐方眉反劉方持反沈芳尾反疏釋曰知大約劑是邦國者上言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有此二者故大小據而言之六彝之名若司尊彝云雞鳥尊黃虎雌之等以畫於宗廟彝尊故知使神監焉使人畏敬不敢違之也云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者此鄭見時有人為此說者故云或有案梓人造器有刻畫祭器博庶物也是圖象事亦有似故云與以疑之云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者襄公二十三年文○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

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為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玄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僻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珥謂殺雞取血豐其戶○藏才浪反注下皆同為子偽反疏若至墨刑○釋曰訟謂爭約劑不決者云則珥而辟藏者謂以血塗戶乃開辟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注鄭司至其戶○珥為祭後鄭皆不從而謂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案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鄉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惟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又士彌牟曰于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是訟約法故引之為證云殺雞者以雜記云割雞當門其珥皆於屋下

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

殺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隧音遂疏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文公請隧以葬者六

注大亂至之貳。釋曰云大亂謂僭約者以其司約者主約故知僭約也。既言大亂明是若吳楚之君僭稱王也。又如晉文公請隧以葬亦是也。案僖二十五年晉文公納定襄王乃請隧以葬。隧者請掘地通路。上有負土諸侯已下上無負土。謂之羨塗。天子有負土謂之隧。文公請之欲行天子之禮。故對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不許之也。明罪大止謂僭者也。云六官初受盟約之貳者以六司寇云凡邦之盟約太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司盟掌盟載之灋。灋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痤與楚客盟。座才戈反。疏釋曰盟時坎用牲加書於牲上以牲載書於上謂之盟載也。注載盟至客盟。釋曰云載者正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有違此盟無克祚國盟辭多矣。以此為本云宋寺人之事案襄二十六年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痤內師無寵注云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川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天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鄭引此者證坎用牲加書載之事。

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者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凡邦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凡邦之。釋曰時見曰會般見曰同若有疑則盟之。注有疑至六官釋曰云有疑不協也者不協之文出於春秋云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者案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又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云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蒼璧下宜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又云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引司盟職曰北面詔明神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又曰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又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引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

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者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凡邦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凡邦之。釋曰時見曰會般見曰同若有疑則盟之。注有疑至六官釋曰云有疑不協也者不協之文出於春秋云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者案覲禮云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又云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注云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蒼璧下宜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又云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引司盟職曰北面詔明神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又曰禮曰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又云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引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

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
秋傳曰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
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上為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
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以此約之故知明神是日
月山川也如是王會同四時各祀其神及祀方明則諸神皆
及故有六色六玉之位焉其盟亦然云詔之者讀其載書以
告之也者謂盟時以其載辭告焉云貳之者寫副當授六官
者大司寇職凡邦之大盟約泄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
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
其貳而藏之者是也

信者亦如之

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
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

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猴行出犬雞以詛射穎
考叔者○詛測慮反共如字惡鳥路反統恨發反劉胡沒反
沈胡謁反卒子忽反假音 疏 盟萬至如之○釋曰凡言盟
加行戶剛反射食亦反 疏 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云亦
如之者亦如上文○注盟詛至叔者○釋曰云盟詛者欲相
與共惡之也者對神為驗是共惡之也云犯命犯君教令也
者以萬民無餘事故知犯命謂犯君教令也云春秋傳曰者
案襄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

於臧紇紇為立悼子紇廢公鉏後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
立羯請離臧氏及孟孫卒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
日羯在此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
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
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季孫盟
是其事也又曰鄭伯使卒出猴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
此隱公十一年將伐許子都與穎考叔爭車及許穎考叔先
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師還乃詛射穎考叔者引之者證詛是
往過之事若然臧紇既出乃盟臧氏者以臧氏 凡民之有
出後盟後人以臧氏為盟首亦是盟將來也 疏 凡民至司盟
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貳之者檢其 疏 釋曰此謂司盟
約劑寫一通來入司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不信則
盟檢後相違約勘之 疏 有獄至盟詛○釋曰此盟詛謂將來
此盟詛所以省獄 疏 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不信自然不
訟○省所景反 疏 敢獄訟所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
以省事也 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 使其邑間出
牲而來盟已

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
不信者必凶○為于偽反注同
其地之民出往以盟并
出酒脯以祈明神也
疏 凡盟至酒脯○釋曰
盟處無常但盟則遺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
青空也
疏 職金

令○釋曰此數種同出於山故職金摠主其戒令若然地官
州人已主又職金主之者彼官主其取此官主其藏故二官

共主也
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媿惡與其數量楬

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

丹青于守藏之府
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守藏者
玉府內府也鄭司農云受其入征

者謂主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楬而璽之者楬書
其數量以著其物也璽者印也既楬書捕其數量又以印封

之今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楬槩○楬音竭璽音徙守劉音
待著在略反沈張慮反捕音賤識申志反又如字又音志○

疏 受其至之府○釋曰此一經摠陳受藏金玉之事所送
者謂若荆楊貢金三品雍州貢球琳琅玕之等皆職金

受而藏之乃後分配諸府也入兵器之府言為者攻金之工
須造作故云為守藏之府不造器物故云守也案山海經云
有以金庭之山多黃金稷異之山多白玉柎楊之山其陽多
赤金其陰多白金吉山其陽多玉青之山其陽多玉其陰
多青睪基之山多沙石白金此類甚多略言之矣○注為兵
至楬槩○釋曰云為兵器者攻金之工六也者考工記文彼
云築冶鳧栗段桃築氏為削治氏為戈戟鳧氏為鍾栗氏為
量段氏為鑄桃氏為劍也云守藏者玉府內府也者案玉府
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內府云掌受九貢九賦
九功之貨賄良兵器故知守藏府是此二者也先鄭云主
受采金玉錫石丹青者之租稅也者案山虞澤虞等出稅者
皆以當邦賦穀稅之處不虛取也云既楬書捕其數量者楬
即今之板書捕即今錄記文書謂以版記
錄量數多少并善惡為後易分別故也
入其要
也入之

疏 入其要○釋曰職金既
於大
疏 入其要○釋曰職金既
府
掌受士之金罰貨

罰入于司兵
給治兵及工直也貨泉貝也罰罰贖也書
日金作贖刑○贖常成反下同一音蜀○

疏 掌受至司兵○釋曰云掌受士之金罰者謂斷獄訟者
有疑即使出贖既言金罰又曰貨罰者出罰之家時或

司量流卷三十一

無金即出貨以當金直故兩言之。注給治至贖刑。釋曰云貨泉貝也者漢書食貨志云王莽時有貨布大泉及貨貝故知貨中泉貝兩有也。云書曰者舜典文呂刑云墨罰疑赦其罰百鍰考工治氏云戈戟重三錡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鍰為三斤鄭玄以為古之率多作鍰鄭注治氏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錡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鍰鍰重六兩大半兩若然錡一也言大半兩是三分兩之二鄭意以此為正故不從諸家以六兩為鍰且古者言金有兩義若相對而言則有金銀銅鐵為異若散而言之摠謂之金是以禹貢揚州云貢金三品孔以為而錫居一之等皆是銅是以禹貢揚州云貢金三品孔以為金銀銅鄭以為銅三色是對散有異但古出金贖罪皆據銅為金若用黃金百鍰乃至大辟千鍰無濟之理。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此版謂之版。餅必領反。疏。注餅金至未聞。釋曰旅上帝謂祭五天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之等此旅上。凡國有大故帝及饗二者皆設金版鄭云所施未聞也。

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

餅必領反。疏。注餅金至未聞。釋曰旅上帝謂祭五天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之等此旅上。凡國有大故帝及饗二者皆設金版鄭云所施未聞也。

凡國有大故

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主其取之令也用金石者作槍雷椎棹之屬。槍七羊反雷劉音誅沈云當為礮即對反椎直追反棹。疏。凡國至其令。宅耕反本又作桴劉云皆如字劉亦誤。疏。釋曰用金石而云大故止謂寇戎為禦捍之器有用金石者也。注主其至之屬。釋曰職金主受金則所出之處故主其取金之令云金石者作槍雷椎棹之屬者皆謂守城禦捍之具。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

賈而楛之入于司兵

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入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賊加責沒入縣官。賈音嫁。疏。注鄭司至縣官。釋曰云入於司兵者其任器多是金刃所盜財貨雖非金刃以其賊物亦入司兵給治兵刃之用故並入司兵也。先鄭云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賊加責沒入縣官者。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其加責者即今時倍贖者也。鄭司農云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子入于春槩。隸春人槩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

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
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請焚丹書我殺
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立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疏其
者男女同名○稟古老反坐才卧反下同女音汝○疏至
至春稟○釋曰云男子入於罪隸者則司隸職中國之隸謂
之罪隸百二十人者是也云女子入于春稟者地官春人稟
人是也○注鄭司至同名○釋曰先鄭引尚書予則奴戮女
及論語箕子爲之奴皆與此經奴爲一若後鄭義尚書奴
爲子若詩樂爾妻奴奴即子也後鄭不破者亦得爲一義云
春秋傳者左氏傳襄公二十三年云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宜子苟焚丹書我殺
督戎引之者證隸爲奴云立謂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
身遭大罪合死男女沒入縣官凡有爵者與七十者
漢時名官爲縣官非謂州縣也

與未齒者皆不爲奴

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齒毀齒也
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上時

掌反毀況疏注有爵至毀齒○釋曰云有爵謂命士以上
偏反下同疏也者見典命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天子之士
皆三命以下可知云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者家語本命篇
之文也曲禮云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是未齒不加刑又

不爲奴若七十者雖不爲奴猶加其刑至八
十始不加刑以其八十九十始名耄故也

夫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

如之鄭司農云牲純也物色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瘞
謂埋祭也爾雅曰瘞埋○瘞音全本亦作全

瘞於例反徐烏疏注鄭司至瘞埋○釋曰先鄭云牲純也
計反轅音歷疏者案尚書微子云犧牲牲用注云犧純

毛牲體完具彼牲與犧相對是犧爲純毛牲爲體完具此無
犧故以牲兼純也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者此謂王將祭

而出國較道之祭時即大馭所云者是也但較祭之時犬羊
俱得故生民詩云取羝以較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

也是其兩用也云瘞謂埋祭也者謂祭地之時故引爾雅爲
證若然經云用牲物既純毛則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

騂牲之類也凡幾珥沈辜用駢可也故書駢作龍鄭司農
云幾讀爲廢爾雅曰

祭山曰廢縣祭川曰浮沈大宗伯職日以埋沉祭山川林澤
以罷辜祭四方百物龍讀爲駢謂不純色也玄謂幾讀爲劓

珥當爲岬劓者豐禮之事○駢云江反爲疏凡幾至可
展九委反劉居綺反縣音玄罷劉孚逼反

幾珥言凡則宗廟社稷壇廟新成者皆釁之故云凡也云沈
辜者謂沈牲於水辜謂醢磔牲體以祭云用駝者駝謂雜色
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駝是也云可也者用純為正用駝亦
可也○注故書至之事○釋曰先鄭讀幾為駝雖引爾雅後
鄭不從引大宗伯證沈辜於義是也云立謂幾讀為刳從士
師為正珥讀為岬從雜記為正云釁禮之事者據雜記而知
也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相謂視擇知其善惡○相息亮

反注同治○**疏**凡相至政治○釋曰犬有三種一者田犬二
直吏反○**疏**者吠犬三者食犬若田犬吠犬觀其善惡若
食犬觀其肥瘦故皆須相之牽犬者
謂呈見之故少儀云犬則執紼是也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
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
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
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

弗使冠飾者著墨幪

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
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
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著丁略
反幪莫公反劉莫貢反與音餘
疏司圜至不齒○釋曰
坐嘉石朝士坐嘉石者不入圜土云收教者謂入圜土見收
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云害人者謂抽拔兵劊誤以傷人者
也云明刑者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昔表示於人是
明刑也○注弗使至作矣○釋曰著墨幪若古之象刑與者
案孝經緯云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
象楮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畫象刑者則尙
書象刑直墨象略言之其實亦有
赭衣雜屨無文故云與以疑之也

凡圜土之刑人也

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鄭

司農云以此知其為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職曰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
嘉石役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罷民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
無家言為惡無所容入也立謂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巳
麗於**疏**凡圜至虧財○釋曰云刑人不虧體對五刑虧體
法者**疏**者也其罰人不虧財對五刑疑出金為罰虧財者

也。注言至法者。釋曰先鄭以坐嘉石共入園土二者為一其義不通故後鄭不從按司寇職及司牧職皆上論嘉石之罪民下別云園土之罰民分明兩事不同故後鄭謂園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已麗於法者與嘉石之罷民是邪惡過淺別也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拳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鄭司農云拳者兩手共一木也桎梏者兩手各一木也立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拳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拳或桎而已弊猶斷也。梏古毒反張揖云參著曰梏偏著曰桎說文云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質地拳劉云三家姜奉反一家居辱反漢書音義韋昭音拱云兩手共一木曰拳兩手各一。疏掌囚至弊罪木曰梏李奇音恐桎之實反上時掌反。疏釋曰此謂五刑罪人古者五刑不入園土故使身居三木掌囚守之此一經所云五刑之人三木之囚輕重著之極重者三木俱著次者二下者一王之同族及有爵縱重罪亦著一而已以其尊之故也云待弊罪者禁而待斷之也。注凡囚至斷也。釋

曰云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者以其既言盜賊乃別云凡囚明凡囚中無盜賊盜賊重故為罪人之首而言之也先鄭云拳者兩手共一木也者於義是以其拳字共下著手又與桎共文故知兩手共一木以桎與梏同在手則不可故後鄭不從而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此無正交宜以先言梏後言桎故知義然若然中罪先言桎後言梏者便文不據先

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

後也

以適市而刑殺之

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為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眾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為于德反著丁略反徐。疏及刑至殺之。釋曰此經謂欲行刑之日云張慮反。疏告刑於王奉而適朝者王意欲有所免故也云以適市者據庶姓又無爵者也若有爵及王同姓即於甸師也。注告刑至於市。釋曰經云及刑殺告刑于王者謂死罪刑罪有二種鄭知有姓名者以其言某之罪明當有姓名也云其死罪已下文王世子之文云且當以付士士鄉士

也者凡四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自有獄推問之時各於本
獄之所獄成上於王時則使掌囚掌之及欲刑殺掌囚還付
士若然上皆云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刑殺各於本獄之所今
此經云以適市者此文止謂六鄉之獄在國中推問在獄行
刑殺則在市若遂士以下自在本獄之處刑殺之故此云士
鄉士也若遂士已下於此時掌囚亦當付士也云囚時雖有
無梏者案上經王之同族及有爵囚時並無梏也云以適市
就衆也者王制云刑人於市與衆共之彼雖據異代法此六
鄉之人亦就衆在市也云庶姓無爵者皆刑凡有爵者
殺於市據下而知之也此亦據六鄉之人也

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適甸師氏亦由

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焉自市來也文王世子曰雖親不
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異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罪
弟疏注適甸至弟也釋曰云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者
不由朝故鄭言之必知此二者亦由朝乃往者文王世子君
之親有罪雖然必赦之事故知之云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
來也者凡行刑殺協支幹善日有罪者同而行故待掌戮也
引文王世子者欲見雖親有罪亦當刑殺之事彼注體爲連

結若直刑異姓不刑同姓異姓怨生則有逃散
之事同姓亦有刑則異姓歸心故云體異姓也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

斬以鈇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

謀謂姦寇反間者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爲搏
諸城上之膺字之誤也膺謂去衣磔之○謀音牒搏注作膺
同音博反磔也錄音斧要一疏掌戮至搏之○釋曰自此
遙反間間廁之間去起呂反疏經以至刑盜于市以下皆
據死罪而言此經推據賊謀二者而言二者雖同大罪仍擇
大重者斬之稍輕者殺之搏之則同也○注斬以至磔之○
釋曰知斬以鈇鉞者鈇鉞是斬之物按魯語云溫之役晉人
執衛成公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衛君始無罪矣大刑有五
大刑用甲兵注云諸侯逆命征討之其次用斧鉞注云謂犯
斬罪者中刑用刀鋸注云用刀以劓之鋸以斧之如是刀中
容棄市其次用鑕箠注云鑕額涅墨箠勢謂宮刑也薄刑
用鞭朴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是用鈇鉞
之事成二年齊侯圍龍傾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凡
殺而膊之城上齊侯親鼓之遂滅龍是膊諸城上之事也凡
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親總服以內也焚燒也易

日焚如死如棄如辜
疏注親總至磔之○釋曰親謂五服

之言枯也謂磔之
與王之親皆謂五服已內知者案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

公羊傳曰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滅同姓尚絕之況

殺總麻之親得不重乎以此而言故知親謂總已上也易曰

焚如死如棄如者按離卦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注云震為長子爻失正又互體兌為附決注子居明法之

家而無正何以自斷其君父不志也突如震之失正不知其

所如又為巽巽為進退不知所從不孝之罪五刑莫大焉得

用議貴之辟刑之若如所犯之罪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

人之刑也棄如流宥之刑引之
凡殺人者踏諸市肆

者踏焚如是殺其親之刑也
之三日刑盜于市

疏注踏僵至大焉○釋曰除上三者
凡罪之麗於

灋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

甸師氏
疏凡罪至師

已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

正刑有五科條二千五百麗附也上附下附是罪附于法法

即五刑是也云亦如之者合人死者亦踏之合入四刑者雖

不踏亦刑之在市故搃言亦如之云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

殺之于甸師氏者謂不踏踏者陳尸使人見之既刑於隱處

故不踏之○注罪二至一也○釋曰云罪二千五百條者司

刑文云上附下附刑五而已者禮記云喪多而服五罪多而

刑五上附下附是也云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
凡軍旅

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疏注戮謂脯焚辜

軍旅田役斬殺刑戮皆使掌戮為之按士師大師帥其屬而

禁逆軍旅犯禁者而戮之鄉士云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

者遂士亦云凡郊有大事刑戮其犯命彼並不使掌戮者此

等皆釐時之事軍旅之間或有臨時即決不假掌戮者也是

關○釋曰此則王畿五百里上以其人道宮者使守內絕也今世

面有三關十二關門劓者守之釋曰此所守則寺別者使守圍釋曰此則圍遊

或然疏人之類守正內五人等是也釋曰此則圍遊亦如之者墨者守門別者於圍

斷足驛衛禽獸無急行疏亦如之者墨者守門別者於圍釋曰此則圍遊

○圃音又斷丁管反疏亦如之者墨者守門別者於圍釋曰此則圍遊

中驅禽疏亦如之者墨者守門別者於圍釋曰此則圍遊

獸者也疏亦如之者墨者守門別者於圍釋曰此則圍遊

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疏亦如之者墨者守門別者於圍釋曰此則圍遊

此為國上罷民解之不從者掌戮所掌皆虧體獨以此為不疏

虧體於義不可故後鄭引文王世子解之也玄謂此出五刑疏

之中而免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此鄭亦無正文若合宮者疏

宮之今按文王世子據諸侯法云公族無宮刑不剪其類王疏

家同族犯淫罪者亦當與諸侯同不宮之亦是不剪其類之疏

色按王同族犯餘罪刑於甸師氏刑於隱處今同族既不官疏

亦當於隱處罪之此守積亦是隱處故知免者使守積是王疏

同族不言者必矣是以鄭疏亦如之者墨者守門別者於圍釋曰此則圍遊

云守積積在隱者宜也疏亦如之者墨者守門別者於圍釋曰此則圍遊

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

隸四翟之隸也物疏注五隸至之屬○釋曰此與下為目疏

衣服兵器之屬疏云物衣服兵器之屬者即下文云使疏

之皆服其邦之服疏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疏

執其國之兵是也疏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疏

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民五隸之

農云百官所當任持之器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玄疏注疏

謂任猶用也○搏音博為百于偽反注及下注同疏民疏

五至用也○釋曰云五隸之民也者上序官五隸皆百二十疏

負負外皆是民故云五隸之民也云任猶用也者用器除兵疏

役其煩辱之事疏注煩猶疏

釋曰引士喪禮下篇者既夕禮文云湮廟者死者不復用故疏

空湮示不用引之者證煩辱之事不言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者以無疏

文意義疏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疏

可知也疏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疏

司隸充卷三十五

五

五

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野舍王者所止舍也

厲遮例也。遮章奢反。疏掌帥至厲禁。釋曰云服其邦

例本又作列同音烈。疏之服執其邦之兵者若東方南

方衣布帛執刀劍西方北方衣種裘執弓矢云守王宮與野

舍者即師氏職云帥四夷之隸守王宮野舍亦如之者是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

事役給其小役。使如字劉色。疏注役給其小役。釋

更反。力呈反。沈力政反。疏曰云小役者止謂給

其小小勞役之事謂若大役。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

非隸所共故以小役解之。疏注鄭司至曰傍。釋曰先鄭不解牽

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為

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疏注鄭司至曰傍。釋曰先鄭不解牽

傍步浪反注同轉如字劉張恋反。疏釋曰先鄭不解牽

傍故後鄭增成之立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者國家以官

牛助諸侯及大夫家運物往至任所云在前曰牽者謂車轅

內一牛前亦一牛今還遣二隸前者牽前。其守王宮與

牛傍者御當車之牛故據人而言牽傍也。其守王宮與

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疏其守至之事。釋曰

故云如蠻隸之事。疏蠻隸之事事在下文

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

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蠻隸至厲禁

校人者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按校人良馬乘一師四圍不

見隸者蓋是雜役之中執其國之兵蠻隸閩隸俱是刀劍也

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

隸焉杜子春云子當為祀立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

閩隸至隸焉。釋曰云掌役畜養鳥者謂若畜鳥氏掌畜禽

鳥阜盛也蕃息也使之盛大滋息又教擾使從人意。注杜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

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

疏釋曰云掌役牧人者為牧人之所役使牧牛牲也

注鄭司至獸言釋曰經唯云與鳥言不言獸先鄭意解鳥言者亦解獸言故兼言之

也案僖二十九年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注云言八律之音聽禽獸之鳴則知其嗜欲死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若周未失道官本不在四夷無解鳥獸之語者何周公盛明制禮使夷隸

貉隸與鳥獸之言然者賈服意誤不與禮合故為此說

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

言不言阜藩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

疏釋曰夷貉相近是以亦解獸言若然夷隸既鳥獸之言具解而此貉隸解獸言亦解鳥言互見之耳

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秋官司寇下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

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

其都鄙達于四海

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節出宣令之於司寇縣書則亦縣之于門閭及都鄙邦國刑

者王政所重故屢丁寧焉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爾雅曰疏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

詰起吉反縣音玄下同

疏布憲至四海釋曰云掌憲邦之刑禁者此文與正月以下

為目禁者則士師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故連刑言之也云

正月之吉者此與大司寇正月之吉事同大司寇布刑之時此布憲亦

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以達于四海也布憲為司寇屬官於刑禁為重故每事共丁寧之也

注憲表至四海

釋

禮記卷三十六

禮記卷三十六

曰云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士師職文知布憲所縣在門閭者以其司寇所縣在雉門不可共處此經云執旌節以爲行道之使明在巷門之間可知云門閭據在城內經雖不云城內門閭舉外以見內有門閭可知經先邦國後都鄙注先都鄙後邦國者以都鄙據畿內三等采地經後言之者尊邦國輕都鄙注先都鄙者既見門閭即先近後遠乃及四海故注先都鄙見從近及遠之義也引爾雅者見刑禁遠至夷狄名此夷狄爲四海者海之言晦晦漫禮儀也

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凡邦至號令釋曰

云邦之大事合衆庶者謂征伐巡守田獵皆是大事合衆庶也以其是布禁之官故於聚衆每皆以刑禁號令也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

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可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

罪之也斬殺戮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鄭司農云攘獄者非當獄者也過訟者過止獄訟者也立謂攘猶卻也**疏**注可猶至受也釋曰云司猶察御獄者言不受也

規惡事而告於上執而與之罪也故以司爲察也知斬殺戮是吏民相斬相殺相戮者以傷民云不以告則相殺戮之等盡是不以告明是吏民自相殺戮也云傷人見血見血乃爲傷人耳者恐經傷人與見血事別傷人見血連言者是見血乃爲傷人若不見血不爲傷人也若然跪跌折支之等不見血豈得不爲傷人乎然今言見血乃爲傷人者止爲踉蹌及刃物麗歷應見血之等不爲餘事而言先鄭云攘獄者非當獄者也後鄭不從者此經皆謂未官司而先鄭云距獄據在官而言故不從也云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有人見欺犯欲向官所訟之而過止不使去也立謂攘猶卻也御獄者言不受也者謂人有罪過官有文書追攝不肯受者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撓誣犯禁

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民之好爲侵陵稱詐謾誣此三

者亦刑所禁也力正以力強得正也○撓居表反好爲呼報反下文則爲下注皆爲同謾誣武諫反一音云半反又免仙反徐望山反本**疏**注民之至正也釋曰云民之好爲者或作慢誣音但此言爲下三事而發皆是好爲侵陵釋

經亂暴力正者也稱詐釋經擣誣犯禁者也謾誕
釋經作言語而不信者也謾誕謂浮謾虛誕也
凡國聚

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
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隸女奴男奴也疏

凡國至禁者○釋曰云聚衆庶者謂征伐之等云凡奚隸聚
而出入者謂國有煩辱之處使奚隸則有此出入而可牧之
○注奚隸至所使○釋曰按司厲其奴男子人于罪隸女子
入于春桑是男子同坐爲奴天官酒人漿人之等皆名女奴
爲奚五隸又是男奴
故云奚隸女奴男奴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達謂巡行通之

王城五百里曰畿疏注達謂至日畿○釋曰云巡行者國之

不通之處使人治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

樹比猶校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疏注比猶至蕃蔽

王爲賓客在道須得供丞守衛之事國郊謂近郊遠郊野謂
百里外至畿宿謂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直言
宿者舉中言之故云廬之屬以苞之息
賓客書止之處井樹者賓客所須者也
若有賓客則令

守涂地之人聚橐之有相翔者誅之守涂地之

廬宿旁民也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鄭司農云聚橐之聚擊

橐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

盜賓客○橐音託令疏注守涂至賓客○釋曰守涂地之

力呈反下欲令同疏人道所出廬宿旁民也者道路之

旁皆有民當處有賓客止宿即使聚橐之不使失脫也云相

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者謂昌狂翔翔觀伺賓客先鄭云聚橐

之聚擊橐以宿衛之也者謂其地之人自聚擊橐無行夜故

使宿衛自擊宮正之等使行夜者擊橐校比直宿者彼夜行

者與此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舟車

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轆轆坻關舟有砥柱之屬其過之者使

以次叙之○擊音計沈古的反隘烏賣反環戶關反本亦作

輶同坻徐之爾反疏注舟車至叙之○釋曰云擊互者謂

相擊故云擊互者云車有輶輶坻閣者案襄二十一年晉樂
盈有罪適楚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告於周使候出諸輶輶是
輶輶也坻閣道路之名也云舟有砥柱之屬者按禹貢導河
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於砥柱孔安國云砥柱山
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
在西號之界是砥柱為水之溢道者也
凡有節者及

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辟行人亦
節者謂若諸侯之使則有山國用虎節之等若民自往來則
有道路用旌節之等及有爵已上皆為之辟止行人使無侵
犯者

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為防奸也
也○射食亦反邪疏注皆為至渠也○釋曰言橫行者不
似差反隄丁兮反疏要東西為橫南北為縱但是不依道
塗妄由田中皆是橫也徑謂不遵道
而射邪趨疾踰越也謂越隄渠者也

脩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若
伐巡守田獵郊祀天地王親行所經並須修除道路及脩廬
校比民夫使有功效故云比校治道者名也云若今次金叙

凡國之大事比注比校至大功
疏釋曰大事謂若征

大功者謂漢時主役之官官名次金叙十
以丈尺賦功今俗本多誤為次叙大功也
若今絕蒙布巾持兵疏注禁謂至之屬○釋曰古時
杖之屬○杖直亮反疏禁書亡故舉漢法而言也

之大師則令掃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

不物者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此常
七曹反間疏注不時至反間○釋曰不言大事而云大師
問廁之間疏惟謂征伐者也云幾禁之者備姦人內賊及

反間者內賊謂賊在內起反間謂外賊密來規探間候國
家反彼論說按孫子兵法云三軍之事莫密於反間是也
蜡氏掌除醜曲禮四足死者曰潰故書醜作脊鄭司農
云春讀為潰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

骨之尚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蜡清預反醜似賜
反注殯斃皆同殯又作潰脊子亦反李慈益反骼古百反
疏注曲禮至皆是○釋曰曲禮者彼謂四足之獸相漸漬
而有疫死此醜謂肉腐義理有殊引之者直取音同仍

取四足死者即有肉腐之醜也先鄭云死人骨也者以人骨
為主其中兼四足之骨也月令者彼據孟春春是生氣骨是

死氣為死氣逆生氣故埋之此官在秋者是陰故屬秋引之者除醜是同故也彼注云骨枯曰骸肉腐曰醜言埋亦掩之骸言掩亦理之義無異互言耳故云腐骨之尚有肉者也則肉腐曰醜亦一也云及禽獸之骨皆是者即四足曰漬在其中按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殮之又下云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之今得有死人骨者近道人見者令埋之其有死於溝壑者蠟氏除之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

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

如之蠲讀如吉圭惟饋之圭圭絜也刑者黜削之屬任人

司園所收教罷民也凶服服衰經也此所禁除者皆為不欲見人所歲惡也。蠲古玄反舊音圭絜也饋昌志反罷音皮哀七雷反為于偽反下為其酒為其就禽同歲紆廢反今本多作疏注蠲讀至惡也。釋曰大祭祀謂郊祭天穢惡烏路反疏地大賓客謂諸侯來朝若據天地其神位在郊至郊而已若賓客則至畿故兼言野郊外曰野大摠言也云蠲讀如吉圭惟饋之圭者毛詩云絜蠲為饋無此言鄭從三家詩故不同云刑者黜削之屬者之屬中含官別也云任人司園所收教罷民也者經任人文承刑者之下則罷

民亦刑之類是以司園云任之以事是也凶服五服皆是故曰凶服服衰經也祭者皆齊齊者潔靜不欲見穢惡也 若

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

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

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鄭司農云楊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揭藥是也有地之官有郡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揭音竭縣音立疏注有地至是也。釋曰此經主謂行人在路死之等皆有長吏若比長間胥黨宰之輩皆是若今時鄉亭治事之處縣衣服任器等仍使守掌使不失也掌凡國之醜禁禁謂孟春掩疏注禁謂至之屬。釋曰孟春者月令文也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

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溝瀆

澮田間通水者也池謂陂障之水道也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阱穿地為漸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

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獲
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書棗誓曰敷乃獲斂乃阱時秋也
伯禽以出師征徐戎○滄古外反阱在性反塹也獲胡化反
跋披宜反障之尚反漸七豔反本又作塹柞劉才伯反或在
洛反鄂劉五洛反戚五各反棗音秘敷音疏雍氏至杜獲
杜斂乃協反又乃結反徐劉本作郟音徐疏釋曰掌溝澮
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溝澮澮池或田間通水或在田外
所須本為利民而造其中有放溢奔流為害者則禁之凡害
於國稼者謂水潦之等春令為阱獲溝澮之利於民者阱獲
以取禽獸溝澮所以通水是皆利於民故春使為之也○注
溝澮至徐戎○釋曰云溝澮澮田間通水者也者按遂人匠
人惟有遂溝澮澮川不見有澮此云澮亦田間通水者但注
澮曰川或可以川為澮舉其類也云池謂陂障之水道也者
詩云彼澤之陂毛云澤障曰陂今云陂障之水道謂障澤為
陂之時於澤通水入陂之道曰池云阱穿地為漸者此則深
為不須別設柞鄂獲則堅地不可得深故須柞鄂柞鄂者或
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
躍而出謂之柞鄂也書棗誓者彼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
並與伯禽往征有此塞阱杜獲之事故引以為證也云時秋
也者彼不見時節但此說在秋明彼亦秋故得有斂獲斂阱

之事也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為其就禽獸魚蟹自
然之居而害之鄭司
農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澤之沈者謂
毒魚及水蟲之屬○苑於阮反劉於願反疏注為其至之
鄭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義雖與後鄭異得為一義故引之
在下文云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謂別以藥沈於水中
以殺魚及水蟲不謂
鳩故不作鳩作沈也

萍氏掌國之水禁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
水捕魚蟹不時○捕音步疏
注水禁至不時○釋曰水中害人之處或有深泉洪波沙石
水弩云捕魚蟹不時者案月令春秋及冬取魚夏不入取魚夏取
則不時故云不
時皆禁之也
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苛音何又呼
何反沽音姑又音故買如字一本作賣

疏幾酒○釋曰萍氏幾酒者酒亦水之類故也不得非時
時謂若酒誥惟祀茲酒及鄉飲酒及昏娶為酒食以召
鄉黨僚友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
是其時也謹酒日有政有事無彝酒
酒故引酒誥有政之大目有事之小目夷
常也不得常飲明如上文合飲時乃飲也

禁川游者波
疏謹酒○釋曰
此戒謹慎於

洋卒至沈溺也。洋音。翔又音羊卒寸忽反。疏禁川游者。釋曰游謂浮游。不乘橋船恐溺故禁之也。

司寤氏掌夜時。夜時謂夜晚早。疏注夜時至至戌。釋曰此文與下為。

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則早時戌亥明晚時也。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疏注夜士至之。

禁。夜士主行夜微候者如今都候之屬。疏注夜士至之。屬。釋曰。

中。可以收斂蓋藏彼雖非分夜以詔夜士亦是。以星知早晚。中。可以種稷夏大火中。可以種黍菽秋虛中。可以種麥多昂。

之類也。言行夜微候者若宮伯掌授八次八舍注云於微候。便也。則行夜來往。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周旋謂微候者也。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備其遺寇害及謀非公事禦亦禁也。謂過止之無刑法也。晨。

先明也。宵定昏也。書曰宵中星虛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先。悉薦反。疏注備其至如雨。釋曰晨亦得名且月令。

隕于敏反。疏注備其至如雨。釋曰晨亦得名且月令。日入三刻為昏不盡三刻為明昏亦得名星故奔喪云日行。

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明見星時。

即為夜也如是宵亦得名曰昏昏參中是也亦名曰夜爾雅云宵夜也然則夜是明之首不通於前宵是昏之末不通於後也惟夜中之時正一名耳此云禁晨行者禁宵行者謂在道路中禮志云男女夜行以燭謂在宮中也晨行宵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若天子祭天之時則通夜而行故禮記云汜埽反道鄉為田燭禁夜遊者禁其無故遊者引春秋者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隕如雨是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

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夫遂陽遂也鑿鏡屬。

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火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明燭以照鑿陳明水以為玄酒鄭司農云夫遂聲明盥謂以。

明水脩滌案盛黍稷。夫方符反。或。疏注夫遂至黍稷。云司農音符盥音資注作桑音同。疏釋曰云夫遂陽遂。

也者以其日者太陽之精取火於日故名陽遂取火於木為木遂者也鑿鏡屬者詩云我心匪鑿不可以茹彼鑿是鏡可。

以照物此鑿形制與彼鑿同所以取水也云取水者世謂之方諸者漢世謂之方諸言取水謂之方諸則取水者不名方。

諸別名陽遂也明者潔也日月水火為明水明火是取日月
陰陽之潔氣也云明燭以照饌陳者謂祭口之且饌陳於堂
東未明須燭照之云明水以為玄酒者鬱鬯五齊以明水配
三酒以玄酒配玄酒井水也玄酒與明水別而云明水以為
玄酒者對則異散文通謂之玄酒是以禮運云玄酒在堂亦
謂明水為玄酒也先鄭云明水滄滌黍稷者滄謂滄滌
滌謂滌滌俱謂釋米者也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
故書墳為黃鄭司農
云黃對麻燭也玄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
燎皆所以照眾為明○墳扶云反燎力召反黃扶云反李
音婦疏凡邦至庭燎○釋曰大事者謂若大喪紀大賓客
輩反○則皆設大燭在門外庭燎在大寢之處○注故書
至為明○釋曰先鄭從故書黃為麻燭者以其古者未有麻
燭故不從是以禮記少儀云十人執燭抱燭鄭云夫燕口燭
是知未有麻燭也後鄭云樹於門外曰大燭者非人所執也
燕禮云甸人執大燭於庭不言樹者彼諸侯燕禮不樹於地
使人執彼注云庭大燭為位廣也此言大燭亦為位廣又樹
之於地也云於門內曰庭燎者於門內在庭中故謂之庭燎
庭燎與大燭亦一也其所以照眾為明是以詩庭燎去夜如
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謂宣王時諸侯

來朝之事按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庭燎
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戴禮文其百者天子禮
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為以葦為中心以布纏之飴密灌之若
今蠟燭百者或以百般一處設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
用荆燭為之執燭抱燭
中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
曲禮云燭不見跋是也
中
為季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中
音仲為下偽反下為葬皆為同燥素早反又素報反
注為季至風燥○釋曰云為季春將出火也者三月昏時火
辰星在卯南見是火星出此二月未出故云為季春將出火
也
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窳焉
鄭司農云
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為葬之也三夫為屋一家
田為一夫以此知三家也玄謂屋讀如其刑剝之剝則誅謂
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窳若今搨頭明書其罪
法也司烺掌明窳則罪人夜葬與○窳昌統反劉徐音屋劉
音握與疏軍旅至窳焉○釋曰屋誅謂甸師氏屋舍中誅
音餘則王之同族及有爵者也是以易鼎卦云鼎折
足覆公餗其刑屋鄭義以為鍊美饌爾三足三公象若三公
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刑之與此同云為明窳焉者明用刑以

板書其姓名及罪狀著於身竈墻中也。注鄭司至葬與。釋曰先鄭以屋為夫三為屋者謂夷三族解之後鄭不從者夷三族乃是戰國韓信等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既亂世之法何得以解太平制禮之事乎鄭知罪人亦有明刑書於木者見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而梟之非禮故書殺以惡黑知明刑者書可知知夜葬者以其司烜主明火掌夜事既令掌之則罪人夜葬可知故曾子問云見星而行者惟罪人是夜葬之事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六

盧國

刑書其姓名及罪狀著於身竈墻中也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州周澍葉

周禮注疏卷三十六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三十六

司刑

若今官男女也

諸本官作宦此誤疏中同

謂易君命

補毛本謂作觸當據正

云降畔寇賊劫掠奪攘擣虔者

惠按本掠作略此誤

小曰提縈

閩本同監毛本提改縈

惟赦墨劓與刑三者

漢制考惟作唯

其官刑至唐乃赦也

閩本同誤也漢制考及監毛本唐作隋當據正書吕刑正義云隋開

皇之初始除男子宫刑婦人猶閉於宮

案文十八年史克云閩本同監毛本下衍先君二字又
司刺監本文誤士

恐○不獲實毛本恐下無罔此誤

若舉刃欲斫伐大字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斫誤
書無之斫○按今俗有此字讀如坎卦之坎而韻

若閒帷薄忘有在焉漢制考作忘有在焉者諸本俱脫者
當補

興喻之義耳漢制考疊之字

再赦曰老旄唐石經諸本同葉鈔釋文作老旄云本又作旄
耗荒同今通志堂本改老耄非鄭注大司寇引書王

司約

治摯之約次之唐石經諸本同嘉靖本摯作摯

夔子不祀祝融釋文宋本錢鈔本嘉靖本皆作夔子此訛

常平諸侯直命祀社宋本閩本同監毛本平誤年

或有彤器簠簋之屬漢制考彫作彫

豈此舊典之遺言漢制考下有與諸本皆脫當補

故知使神監焉惠校本使作欲此誤

謂殺雞取血釁其戶宋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雞作鷄疏
及司盟注同惠校本疏中亦作雞

云則珥而辟藏者閩監毛本珥改珥

割雞當門惠校本雞下有門此脫

凡邦之盟約大史司會及六官惠校本之下有大大史
下有內史二字此脫

司盟

而騁告公曰

閩本同監毛本騁誤聘

及其禮儀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禮義云音儀今本竟改作儀非○按漢字多用義為儀見先鄭注

有疑不協也

大字本嘉靖本毛本同錢鈔本閩監本協作協

以詛射穎考叔者

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穎作穎非

紇廢公鉏

惠校本無紇

檢其自相違約

按檢字當从木作檢檢猶防也制也

檢後相違約勘之

閩監本檢作檢

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

大字本作使邑閭出牲來盟已已為已之誤今本其而二字蓋

衍宋本閩本已作既誤也○按而來盟句絕已字連下讀猶已而也

則遺其地之民

閩毛本遺作遣此及監本皆誤

職金

所送者謂若荆楊貢金三品

閩本所送剗改入征監毛本從之

青乏之山

惠校本作青丘

無齊之理

閩本同監毛本齊改濟非

作槍雷椎棹之屬

大字本槍作槍非嘉靖本棹作棹釋文作棹云說文作打撻也從木丁聲通俗文撻出曰打釋元

應曰做敬棹杓四形同丈衡切今釋文作棹訛

司厲

盜賊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賊作賊監本疏中亦作賊較之賊字稍正按朝士注云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賊

賊即俗賊字也

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棗唐石經諸本同毛本棗誤棗疏中引經同漢書刑法志作女子入春槁槁一字也說文女部云奴婢皆古之舉人也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舉隸女子入于春棗从女从又按罪當從許引作古舉字

子則奴戮汝嘉靖本汝作女釋文戮女音汝

從坐而沒入縣官者此本監本官誤官今據諸本訂正

大人

凡幾珥沈辜宋本辜誤辜監本誤辜疏及下掌戮同

幾讀為廢大字本岳本閩本同嘉靖本廢作廢宋本作廢監毛本訛廢下同釋文作為被

祭山曰廢宋本作祭山曰廢無縣字釋文被縣音元。按毛本作祭山川瘞縣誤甚

珥當為岬賈疏作讀為

先鄭讀幾為廢宋本廢作廢

司園

弗使冠飾者著墨幪閩監毛本同誤也釋文大字本岳本嘉靖本作墨幪當據以訂正蓋賈疏引考經緯作墨幪。按依說文當作幪加廿者非也

上罪墨象赭衣浦鏗云墨象疑墨幪誤下同

畫象刑者則尙書象刑按上刑字當衍

掌囚

上罪梏拑而桎說文手部云拑兩手同械也从手从共共亦聲周禮上梏拑而桎或从木作桎按罪字當從說文作梏

宜以先言梏浦鏗云宜當直之誤

掌戮

大刑有五

浦鏜云夫誤大

衛侯燬滅邢

監本邢誤刑。按依說文當作邢

髡者使守積

唐石經葉鈔釋文大字本作髡者髡字下從兀諸本作髡訛漢書刑法志作完者使守積帥古注用司農義按髡完聲相近鄭司農改字本班志

髡當為完

錢鈔本闕本同大字本嘉靖本監毛本云當作完

司隸

厲遮例也

釋文例也本又作列同音烈按釋文例列字當互倒鄭注當本作遮列。按不然遮例即遮迺也說文曰迺遮也

罪隸

其守王官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唐石經諸本同浦鏜引王明齋曰十四字宜屬

閩隸以文義詳之不應未言蠻隸而曰如蠻隸之事按司隸職云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官與野舍之厲禁則守王官與其厲禁者明屬四翟之隸之職與罪隸無涉今三翟隸有文獨闕隸缺明是彼之脫簡誤衍於此蓋賈疏本已如是鄭注時則未誤也。按鄭注時本不如是

閩隸

謂若畜鳥氏掌畜禽鳥

閩本同監毛本禽改猛非按畜鳥氏謂掌畜也

夷隸

介葛盧聞牛鳴

岳本盧作盧非

若周末失道

浦鏜云未誤末

貉隸

互見之耳

闕監毛本耳改也

秋官司寇下

布憲

此與大司寇

補此本寇下空闕一字

晦漫禮儀也

闕監毛本漫作慢

禁殺戮

元謂攘猶卻也

嘉靖本同闕監毛本卻誤卻大字本作却俗字下同

然今言見血

闕監毛本然改若

禁暴氏

亦刑所禁也

大字本無也

野廬氏

比猶校也

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錢鈔本校作按是也當據以訂正闕監毛本校改較按漢人作比校字从木

故云廬之屬以苞之

闕監毛本苞改包

聚櫟之

唐石經缺葉鈔釋文嘉靖本櫟作櫟

有相翔者誅之

嘉靖本闕監毛本同唐石經大字本岳本者下有則當據以補正石經考文提要引周禮

訂義有則字

釋曰守塗地之人

闕本同監毛本塗改涂

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

說文車部云擊車轄相擊也从車从

禮舟車許引作舟與為異擊當從周禮曰舟與擊互者按周證擊字也鄭注當本作舟車擊互猶許君云車轄相擊也故賈疏釋注云車互相擊。按鄭引經文不當改字

車有輾轅坻閣釋文作環轅云本亦作輾同按輾當依陸本作環四注云車有環轅故改從車旁也

東至於底柱閩監毛本底誤底下同

是底柱為水之溢道者也閩監毛本溢作隘

皆為防奸也大字本宋本同閩監毛本奸改奸嘉靖本作姦按廣韻姦俗作奸

射邪趨疾閩監本同大字本錢鈔本嘉靖本毛本趨作趨當據正趨俗趨字毛本疏中亦作趨

比校治道者名大字本岳本嘉靖本閩監本同錢鈔本毛本校作按漢制考作較

若今次金敘大功諸本同賈疏本大作丈云官名次金敘主以丈尺賦功今俗本多誤為次敘大

功○按疏云漢時有官名次金敘敘字恐衍蓋賈本作次金丈功俗本云次敘大功今本轉寫互誤各衍一字耳賈云有官名次金亦未可信此注宜定為若今次敘丈功金與敘形之誤大與丈亦形之誤

使有功效閩監毛本效改効

若今絕蒙布巾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宋本岳本嘉靖本布作大漢制考所引同當據正

邦之大師唐石經作邦之有大師今諸本脫有字○按有字不必補

非此常人也大字本閩監本同誤也錢鈔本嘉靖本毛本此作比當據以訂正

備姦人內賊及反閒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嘉靖本姦作姦姦者俗姦字

蜡氏

曲禮四足死者曰漬大字本曲禮下有曰此脫釋文漬作漬漬云又作漬

脊讀為漬大字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漬作殯

月令曰掩骼埋胔浦鏡云胔下脫一胔字漢讀考云月令上當有元謂二字司農從故書作脊而易為漬鄭君從今書作胔而釋其義胔同胔說文曰胔或從肉是也按此引月令當本作掩骼埋胔禮記音義云胔

亦作醜此疏引彼注云肉腐曰醜可證此作齒是淺人據
今本月令所改當訂正下同
蠲讀如吉圭惟儲之圭圭絜也大字本如作若監毛本絜
改潔非疏同漢讀考作讀

人所叢惡也釋文叢今本多作穢按鄭用叢字考工記注
云粵地塗泥多草叢又函人注無叢也皆可
證○按說文有叢無穢一正一俗也漢人用叢

今時揭穢是也閩監本同誤也揭字當從諸本作木旁唐
石經作揭下準此監本穢誤穢

有郡界之吏閩監毛本同誤也大字本宋本嘉靖本翻作
部漢制考所引同當據以訂正

若比長間胥黨宰之輩惠校本作里宰此誤

雍氏

阱穿地為漸嘉靖本同大字本漸作塹閩監毛本作漸按
釋文為漸本又作塹漸蓋塹之訛

書棗誓曰大字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棗誤棗疏
同按釋文棗誓音祕○按自唐以前皆作棗誓
至衛包乃妄改為費誓

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徐戎劉本作邾音徐按今文伯
書蓋作邾戎鄭注本之○按邾字見
說文

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鼈改鱉

謂毒魚及水蟲之屬岳本脫及

文云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者惠校本文作又此誤

萍氏

及入水捕魚鱉不時嘉靖本鱉作鱉宋本作鼈此本閩本
疏中同監本及誤反

苛察沽買過多大字本買作冥按釋文沽買一本作賣冥
蓋賣之訛○按今俗語亦呼買物件為置

古語之遺者也

無彝酒

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嘉靖本彝作夷當據正此本疏中亦云夷常也。按韓非引書亦作夷

有政之大目有事之小目

閩監毛本目皆作臣毛本有事誤在事

司寤氏

若今甲乙至戌

嘉靖本戌作戊後又於戌中補一點九經三傳沿革例云各本作甲乙至戌獨蜀本

作戊漢制考作戊云疏以戌為戊誤甲乙至戌謂夜有五更又引衛宏漢舊儀云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然則夜是明之首

惠按本夜作晨此誤

司烜氏

以鑿取明水於月

說文金部云鑑大盆也一曰鑑諸可以取明水於月从金監聲按依許書監當作鑑

天官凌人春始治鑿今作鑑。按說文篆體今本不必皆古本也不當云許必作鑑

欲得陰陽之潔氣也

大字本岳本嘉靖本潔作絜此非

明齋謂以明水脩滌絜盛黍稷

閩監毛本同大字本岳本嘉靖本脩作滌按賈疏本

作滌云滌謂滌滌滌謂蕩滌釋文無音蓋陸本作滌取修絜義亦通明齋當作明絜釋文於經云明絜音資注作絜同。按脩滌皆非也乃漫字之誤耳說文作浚沃沃也

十人執燭抱燹

浦鐘云主誤十

或以百般一處設之

閩本同監毛本般改根

火辰星在卯南見

閩監本同當從毛本作大辰

元謂屋讀如其刑剝之剝

監本謂誤為漢讀考作讀為禮說云班固述哀紀曰底剝鼎臣

服虔曰周禮有屋誅

若今揭頭

監毛本同嘉靖本閩本及漢制考揭皆作揭

鼎三足

補鐘云鼎設鼎

周禮注疏卷三十六按勘記終

南昌袁泰開校

